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藝文志第十之一

遺文 板刻

其目一



嗚呼道德同則文軌一土壤閔則風俗殊有宋三百年間棄南中為異域片言隻字鮮能有存遂使兩漢風猷斬然莫繼所謂王道貽隔化之訟賢人絕附驥之榮文獻不足豈皆地之罪哉今志所錄出於前代者無幾惟

國朝詔命及宗工哲匠所為文詞有諸志不及載者謂之遺文其經籍六藝翻鈔在官所宜關鑰者謂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之板刻並括於藝文志以存之庶於追往詔來揚幽闡賸考治亂之槩究得失之原繹經營之功尋遊覽之迹皆得而復焉

遺文

漢陸賈南中行記崇文總目○李膺益州記後漢書注○晉

楊終子山哀牢傳楊終子山為郡上計吏進哀牢傳羊明奇之召存蘭臺見論衡

○常璩南中志一卷附于華陽國志○稽含南方草木狀

一卷晉書○唐帝臯開西南夷事狀十卷貞元十四年十一月

已未帝臯進開西南夷事狀十卷敘開復南詔之由○袁滋雲南紀五卷貞元

十年滋使南詔元和○常齊休雲南行紀二卷長慶

三年常齊休從京兆少尹常審規使雲南紀位來
道路及見聞序謂雲南所以能為唐患者以開道
越雋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關外盡斥棄之疆場
可以無虞不然憂未艾也及唐之亡禍果由此本
朝集雋州不守○樊綽雲南志十卷咸通中樊綽
而蜀遂無邊患撰以南蠻程

途山川城鎮名號諸蠻放類風俗物產纂為十卷○樊綽南蠻記十卷南

遺從等雲履復命使通好邕州節度使辛謹
田錄所見聞上之類及○賈滂雲南別錄一卷蠻族

風土○賈滂雲南行記一卷唐志○李德裕西南備

邊錄十三卷大異謂成都藩翰西南備禦不可少

之名歲計經用之曰並以太和六年為斷及諸郡
故實外夷情狀頒碎畢書今所存僅一卷餘皆缺

○李克益州記海王○雲南風俗記一卷崇文總目

藝文志第十一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部八百四十七卷始於辛怡顯天禧雲南

錄三卷天禧元年監慶州商稅辛怡顯撰淳化五

庶通邊事者往黎雋界招撫時怡顯自薦請元

郭松年南詔紀行元志○李京雲南志畧四卷大德

京奉命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
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魏給鎮撫屢周雲

南始恬前人紀載之失悉其○張道宗紀古滇說

見聞為志畧云虞集為之序○張道宗紀古滇說

原集一卷其書始自唐虞訖于咸淳滇之方域○

國朝楊慎滇載記一卷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趙

御製類

類未蓋取諸白古通玄峯
年運志而剛正之為記云

唐玄宗勅雲南王蒙歸義書勅西南蠻大帥特進

等卿近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

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

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臨

地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

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且知之秋復勅雲

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南王蒙歸義書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

近口始復收得卿被蕃落亦因具知吐蕃惟利是

貪數論監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詐兵擬

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

嘗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

落團練候其有動言可出兵必無事職亦不得先

舉薦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棧並委

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

為捍委寄得折朕復何憂秋中勅京卿及首領百

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勅首領鐸羅望

訓姓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書指不多及

國朝

太祖高皇帝諭雲南詔

洪武八年詔曰朕聞順天諸

也朕起自草萊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順

夏既安四夷多附絕無強凌弱衆暴寡所以臣順

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某

乃元君遺孤受封西南孤處遐荒允未臣服以昔

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其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

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威其王而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書勅故姚州管內大首領國恩聞祖遊深洽于懷言

念邊人必籍後撫又逼蒼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

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

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

并賜綾三百匹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

下并平安好遣

如爾其審 賜西平侯沐英復姓誥 洪武十年誥曰

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亂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鮮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人窮理特釋患以提携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吾無異於爾心蒙蒙猥頌於左右微勞特貴爾為西首育之念昔以爾為左右微勞特貴爾為西平侯爾當思卒逢之初會休志釋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為之報不忘爾君子之道脩其若究 諭征南將軍穎川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欽此

侯傳交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勅 洪武十六年勅曰

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帥於曲靖金馬來云已駐紮打未幾捷報蒙英長驅於碧鷄金馬來云已駐紮打未幾捷報

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以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子入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朱所封舊號今彼為王合兵力討悔將向及於歐胡虜無百年運今已足信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 諭大理詔 洪武八年詔曰始因有主

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後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月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閱羣書方見西南六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為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乃元君遺派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為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未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勝負何

如爾其審 賜西平侯沐英復姓誥 洪武十年誥曰 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亂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鮮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人窮理特釋患以提携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吾無異於爾心蒙蒙猥頌於左右微勞特貴爾為西首育之念昔以爾為左右微勞特貴爾為西平侯爾當思卒逢之初會休志釋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呼扶顛持危惟仁者為之報不忘爾君子之道脩其若究 諭征南將軍穎川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欽此

推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灘羅心悅者其金

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撫從百夷之種威來八倫之

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巨古勲著形庭美風迤

插於華夷丈夫至是豈不以顯父母揚名者矣今

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奈何山川險遠速不及

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勅特諭雲南平詔洪武十六

然耶故茲勅諭欽此

荷上天眷佑海嶽效靈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板籍惟西南諸夷為

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

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

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

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

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再諭雲

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欽此

南詔洪武十六年詔曰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

大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年中原足平萬姓寧

家紀年七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

昌等處抗命弗庭况雲南梁王誘我邊士蓋因是

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

平侯沐英率三十萬眾開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

年正月朔一日將軍穎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

盡行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

藝文堂第...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諸夷酋長宜其然復諭雲南詔自洪武十六年詔曰

手故茲詔諭欽此

並起聲教異為烝黎各種是致廢興疊出民不聊

生朕徠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萬與觀諸雄父

奠安黎庶無邇年以來士不警孤馬牧平野農耕有

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

服從故詔諭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

再諭頌

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勅洪武七年勅

曰雲南之地稽古之典氣厚風和入民尚兵上古

以爲遐荒中古禹蹟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

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衆元既有其省

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

踰百日而取之若排名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

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

臣暫署雲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事定之後除官皆回故茲勅諭欽此諭雲南布政

司左叅政張統左叅議韓鑰勅洪武二十三年勅

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

身榮家以顯父母躬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

覽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

君子道與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

安非出群之才不可齊必忠可格天賜僧無極歸

誠可會入生靈是幸故茲勅諭欽此賜僧無極歸

大理詩春遊草水盡青靑覽法年曾未寧石逕

藝文志卷之二十一雲南通志卷之十四六

山花嫩頂相馨香汗水清試問去來人指路上方

雲谷幾程春行風暖漸寒輕花萼馨香雨露青

正宗肅皇帝敬一箴并序

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無入敬
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
之敬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
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
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勤罔不吉德一
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蓋位爲
元后受天付託承天命命作萬方之君一言
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於
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兢兢畏慎於
郊徑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唯
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
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

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為天之子
之職庶不忝厥祖厥親由是九族承丕緒自
懷之仁澤覃及於四海矣朕以冲入續承丕緒自
詩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持敬之功以馴致乎
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欲驅除邪逸信任耆德
為之匡輔數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純信王之道
乃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讀書而有得焉
惟德是據敬焉一焉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
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朕政施仁期得鴻圖敬怠
純駁應驗頗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朕執之甚固
畏天之勤民不違寧處以敬惟何急荒必除郊則恭
誠廟嚴孝極肅于明廷慎于閑居省躬察咎敬戒
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
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
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于忠
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
既備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
約蕃盛各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
遂文志第十二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詩類

希聖庶幾湯
孫底于嘉靖

渡蘭倉歌

水經注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
津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

博南越蘭津渡
爾倉為他人

常璩述南中志

亦德中微巨猾干篡白虜乘襲
致民塗炭爰迄靈獻皇極不建

牧后失圖英雄迭進
覆車齊勃蒙此艱難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群
憑深負固結妖氛王璽分

兵微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旌宣廟畧戰
七橫戈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

閣閣道迤邐起戍樓劍門遙裔俯靈立邛關九折
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

挽有香丘陵出蒼蒼林薄遠涂危紫蓋峯路澁青
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
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
彌臨北戶川源繞毒霧溪谷多陰雨行潦江綠水東
崩崖千歲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藤引葛陟危巒
甘侍甬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
流駛炎州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
塞阻煙波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川瘴癘多朝
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向月營繁弱連星轉太阿
重義匪生懷一頓東征西伐凡幾度夜夜朝朝
髮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湏池水天涯望轉
積際年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
里棄置勿重陳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曲詎
億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
主但令一枝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若行路難
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白居易折臂翁詩

新嘗老翁八十八頭髮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

有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

藝文志卷之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解一丁

點不識旗銘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

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

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涼不敢使人知偷

將大石鎚折臂張弓斂旗俱不堪從茲使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東退歸鄉土臂折來經

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身死竟飛骨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

然當時瀘水頭身死竟飛骨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鬼萬人塚上哭吻吻老入言君聽取作雲南望

軍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躡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揚國忠欲求恩幸立龜功逸幼未立生人怨請

新豐折蠻子朝詩

蠻子朝汎皮船今渡繩橋來自

蜀將收功先未賀臣臣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為一詔漸疆大開元皇

帝鉅聖神唯蠻僞疆不才賓鮮于仲通六萬卒枯蠻一陣全軍沒至今西河河岸遶箭孔刀痕滿枯

骨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誠由陛下
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德宗看表知如此笑令
中使迎蠻子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限伽
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吐巖異年尋勞尋
閣勸待勅召對延英殿上心貴在懷遠蠻引臨王
座近天顏冕旒下垂親勞俸賜衣賜食移時對不
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可憐宰相
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李白懷贈南陵常贊府詩
主調笑當年方朔見明

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平故交不遇門秋草
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凌歊臺歡
娛未嘗歌歌動白紵舞迴天心月問我心中心事
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
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河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
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
七擒畧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
有數斗酒不如一杯粟願得契宰衡持釣慰風俗
白願無所用辭豕方求歸霜驚壯士髮淡滿途臣
衣以此不安席嗟此身世適終當戒衛謗不受魯
藝人志著之云南通志卷之十四
九

古風
羽礫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
人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答
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諸光羲送李宓雲南伐蠻詩
昆明濱滇池齊爾敢
逆常天星耀鐵鎖吊

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萬軍行囊括千萬里
矢謾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寇兵自交
趾菱舍出瀘陽羣山高巔岩凌越如鳥翔封豕豨
陰伏巨象逞披攘迴溪深天淵揭厲踰舟架豕豨
掃狐域蛟龍除方良雷霆隨神兵礪磁動穹蒼斯
伐若草木繫縲同犬羊除醜飲彌河凋秋亂行截
君子惡薄險王師耻重傷廣車設置梁太白收光
芒邊吏靜縣道新書行紀網劍閣掉勒歸武弁朝
建章龍樓加命服獬豸擁秋霜邦人頌靈
旗側聽河洋洋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

高適賀李宓伐蠻歸詩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

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
艱往復數萬里蓋百王所未通也十三載四月至

於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飾滿
斯人之舊因賦是詩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
穆廟堂上際沉節制雄遂令威激士得建非常功
中梯巘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北戶多
南風峰巒萬里雲雷隨九攻長驅大旅破急擊
羣山空餉道忽已遠縣君垂欲窮精誠動白日憤
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補食兼焚燹收兵列亭候
拓地彌西東臨事耻苟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照
安道召見甘泉宮廬水夜可涉死孫吳
知音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南詔獻奉聖樂歌驃傳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

徵終變象戎夷之華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
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聖樂字舞人十六
執羽翟以四為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為化舞詔字
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字脩文化舞聖字歌
兩露單無外舞樂字歌關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
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籥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

藝文志第七十一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一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拜舞者
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籥首以象朝觀每四拍
以鈺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
揖羽籥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拍揖以合
南字字成備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以俯
伏鈺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
以明奉聖每一字一曲三疊名為五成次急奏一疊
四十八人分行整折象將臣禦遠也字舞畢舞者
十六人為四列又舞闕四門之舞邊舞入編兩疊
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
皆稽首遙巡又一入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
俗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冲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
十二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
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措鼓腰鼓鷄婁鼓
短笛大小箏篋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
鼓具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
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為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
胡部有箏大小笙篋五絃琵琶橫笛短笛拍板
皆八大小箏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

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鉦金鐸皆二桐鼓金鉦
皆四門舞筵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
桐鼓四人為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
佞茸畫皮鞞首飾鉢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
半臂執羽程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鳥獸草木文
以八絳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
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
舞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
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
遠夾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鍾若
聲配運為土明上德常盛黃鍾得乾初九自為其
宮則林鍾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軍南面提天統
於上軋道明也林鍾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
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大蕤得乾九二為人統天
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蕤三才既通南呂復
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
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
音終之始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皆吐蕃歸化洗
過日新臯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著分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一

樂一

金石之節奏一黃鍾宮之宮南士歌奉聖者用
之舞人服南詔衣秉翟俯伏拜拊合南詔奉聖樂
五字倡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
襦袖節有青標排袷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
鉦桐鼓鉦貝大鼓二曰太蕤商之宮女子歌奉聖
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
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篳篥皆
八大小齋築箏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
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餘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鍾為徵宮女子歌奉
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綺襦袖間以八
采曳雲花履首飾雙鳳八掛練雲花鬘執羽為拜
非也雲花履首飾雙鳳八掛練雲花鬘執羽為拜
明律呂之和也八掛明還相為用也絳雲象氣也
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
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飾巽
掛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畧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
龜茲胡部其鉦桐鉦皆覆以絳蓋飾以花趺上
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造則儀鳳在鼓
故羽葆鼓柶以鳳凰鉦榭孔雀鏡集以翔鶩鉦

桐項足久飾南方鳥獸明澤及飛走翔伏鈺桐鏡
鐸皆二人執擊之貝及大鼓工伎之數與軍七奉
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鍾徵之宮欽拍單
聲奏奉聖樂文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
四入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缸中植金鐸
二貝二鈴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宮羽之
宮應古律黃鍾為君之官樂用古黃鍾方響一大
琵琶五絃琵琶大筚篥倍黃鍾簫簞小簫篳篥
塤箎搗箏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
一人坐奏之絲竹絃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
士奉聖樂奏

權德輿送袁滋持節冊南詔詩

西南使星去遠微
通朝聘煙雨焚道

深塵懂漢儀盛途軒五尺檢水愛雙流淨上國
洽恩波外臣遵禮命離堂駐駟馭且盡樽中聖
送

人赴黔中

志一尊歲酒且留歡三峽黔江去路難
志士感恩無遠近異時應戴惠文冠

竇群黔中書懷

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
日麗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靈

藝文志第十七
觴每獨誰公流如
著越不敢問歸枕

元稹賀南詔獻地圖土貢詩

西南六詔有遺種
在荒陬路尋壅部落

支離君長賤此諸夷狄為鴟兇犬戎疆盛頻侵削
降有傾心戰無勇夜防鈔盜保深山朝望煙塵上
高家烏道繩橋來款附非因慕化因危悚清平官
繫金吐嗟求天叩地持雙拱益州大將常令公頃
實遭時定汗龍自居劇鎮無他鎮幸得蠻來固恩
寵為蠻開道引蠻朝迎蠻送蠻常繼踵天來臨軒
四方瘴煙重推頭醜類除憂患疋役夫勞瀝水
飛奴玄市歲不供雲蠻通好變長驛
戎王養馬漸多年南人耗賴西人恐

劉長卿送任侍御黔中充判官

遣使臣猿旛萬里
不識黔中路今看

國鳥似五溪人地遠官無法山深
俗易淳湏令荒徼外亦解懼埋輪

徐凝南詔攻成都詩

只堪傷紛紛塞外烏蠻賊驅
守隘一夫何處在長橋萬里

盡江頭
濯錦娘

雍陶哀蜀人為南蠻俘虜四首

但見城池還漢將
豈知佳麗屬蠻兵

錦江南渡遙聞哭盡是離家別國聲大渡河邊蠻
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刺寄思鄉淚南去應
無水北流欲去鄉關行路遲此生無復却回時千
冤萬恨何人見唯有空山鳥獸知越雋城南無漢
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冤聲一恸悲風起雲暗青天
日下山雲南路出河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但漸
攀躋漸披猿啼
特收淚聽猿啼

馬入蜀中經南蠻俘虜後寄雍陶

首馬渡瀘水北
來如鳥輕幾年

期鳳闕一日破龜城此地有征戰誰家無死生人
悲還舊里鳥喜下空營弟姪意初定交朋心尚驚
自從經難後
吟苦似猿聲

賈島南中寄皇甫侍御

曉鍾催早朝自是赴嘉招
舟泊湘江關田收楚澤遙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鴛鴦起衰草猿渴下寒條

來使黔南日時應問寂寥送雍陶入蜀

雲南草色分危路杉陰近古潭日斜樓谷
鳥夏淺雋州蠶吾自疑雙鬢相逢更不堪

高駢天威逕詩

邊縣路險巖今朝戰馬休嘶瘴嶺
直

如

顧雲天威行

巖嶺高蠻海潤去舸迴被投此歇一
夜舟入得夢間草草相呼一時發颯

風怒起雲顛狂波濤擺掣魚龍疆海神怕急上岸
走山靈股慄入石藏金蛇飛伏霍閃過白日倒掛
銀繩長轟轟柯柯雷車轉霹靂一聲天地戰風定
雲開始望看萬里有天才四片車遙遙馬闐闐平
如砥直如弦雲南八國萬初落皆知此路來朝天
耿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若論終古濟
物意二將之
功皆小焉

張說送郭大夫再使吐蕃詩

犬戎廢東獻漢使
西極長策聞會渠驍

即自夷冠密髮粗邊歲旌裝弊海色五年一見家
妻子不相識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息遠圖侯才
如喰食知君萬里侯立功在異域

韓愈滇池赤藤杖歌

赤藤為杖世末窺臺即始攜
自滇池滇王掃宮遊使者跪

進再拜語咄咄繩橋挂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
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
出水獻赤龍技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持火鞭朕到
西極睡所遺幾重包暴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
歸來奉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畫職倚
牆戶飛電著壁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闇密唱和有
類次損篋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過分司

裴夷直南詔赤藤杖詩

六節南藤色似朱拄行踏
砌勝入扶會須將入深山

去倚看雲
泉作老夫

宋蘇軾得南中山呼鳥詩

終日鑿筠籠四頭惜翠
草誰知聲靈畫亦大意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四

重重夜宿烟生浦朝鳴口上
峯故巢何處是鷹隼豈能容

司馬光送張寺丞詩

漢家尺五道置吏撫南夷欲
使文翁化薰令孟獲知盤堆

蒞警寶歌
雜竹枝辭

元王明嗣龍首關詩

萬里雲南道吐哉龍首關氣
吞西洱水勢軋點蒼山天矯

靈清秀峽躡躡碧潺地靈吁可賦天險遡難攀并
絡稱雄鎮坤維倚大開周章無六詔俯仰了群蠻
聖代堤封闢元戎遊選難度遼推世胄越雋靖神
姦虎節尤推較犀昆響賜環銘功崖畔石字羨王
班

郭松年筇竹寺詩

南來你使駐征鞍風景還驚入
畫看梵宇雲埋筇竹老滇池霜

浸碧鷄窠兵威此日雖同軌文德他年見
舞干北望鳥臺簡萬里幾回揮淚惜周殘

文矩題中慶廟學壁詩

世皇首仗鉞汎掃閭八根
茲方選彭濮同氣皆吾人

祥曦洞幽閭化雨清炎氛哀爾窮髮黥煦以天地
春醴卉襲冠帶鳥語同書文邇來六十載含哺知
尊親人心具禽犢適生非難馴吾聞古王政不以
土役民季世乃夸效哇町逾紛紛七縱秣柔遠降
女傷王尊吾元有至德萬古欽皇仁素王萬世
師國經有常祀滇南古荒服薦裸豈異禮王宮正
南面溫厲思敬止豆蓬具威儀登獻何纒纒升歌
永齊商琴瑟散宮徵共言唐法曲歲久復恣懸陋
邦何足徵居夷聖所擬於皇人文化道大孰與此
六經知日月洞照無速邇叙秩敦彞倫百王同一
揆邈哉天何言
悠悠正如此

喬堅滇池詩
滇水不可涉石戟參嗟哦胡能宅
龍但可藏鼉鼉渚風蕩驚端乃爾泥

將奈何商山紫芝曲漁父滄浪歌斯人久不作千
載無題河尾關驛壁蒼峯千丈王槎牙錦樹模糊
清波題河尾關驛壁
晚鴉濁水難將明月浴好
山多被亂雲遮村江日落入爭渡
殊店午豐酒易
墟多是交方風景別卷冬開
適野桃花○池上蒼

山翠作堆池邊花竹映樓臺
夜喧燈火苞入語地
覆松花使客來戰馬不嘶關
柝靜哀猿無語瘴雲
開征衣盡拂紅塵去
且向郵亭進酒杯

李京初到滇池詩
嫩寒初褪雨初晴人逐東風馬
足輕天際孤城煙外暗雲間
雙

亦驚珍重碧鷄山上月相隨
萬里更多情滇池九
日今日真成我重九誰言風俗
捨吾真可無白酒
招佳客尚賴黃花恨更上新
過牂牁江真歸懶愧山

年瘴海未全貧不須更上新
過牂牁江真歸懶愧山
高城望野樹寒鴉恨更上新
過牂牁江真歸懶愧山
林與額遠垂老八千餘里
謫回頭四十九年非窮
邊野水黃雲渡夢裏田家
白板扉珍重沙禽頻見

下也應知
我父忘機

鄭衍碧雞山詩
中慶西南來有山勢雄奕
弄開障

壑巖岫石清風響松濤老
樹森牙戟俯瞰滇池水
仰盡雲霄碧山靈得異境
廟貌存古跡君侯本世

家奉詔平叛逆茲承寵光行山迎馬首憚鎮過
良有謀烟瘴似衆釋從此邊疆寧殊勲書竹帛

述律杰西洱河詩龍首尾九曲勢蜿蜒大理城池

固金湯鐵石堅四州從古號三島至今傳羅閣憑

職險蒙人恃極邊要當兵十萬不數客三千世祖

親征日初還一統天兩師清瘴癘風伯掃氛烟民

物因蕃富封疆近百年點蒼山色好銘刻尚依然

張翥西蕃箚詩見日刺水鬱蕭森伏莽有夷僚

枝無越禽恨盤三嶺險氣接西蕃深銀山雪夏白

金沙嵐書露主恩界良帥時平靖蠻心風威所播

洒瘴地空毒猨頷言關南微蔽以樹棠陰

公孫輔入霑益亂後傷懷詩驅馬霑益川南望滇

滅如浮漚迥不見人煙但見河水流青山宛然在

風景何蕭颯郡縣生荆棘汙萊翳田疇夜聽虎豹

號書顧鹿麋遊群鳥集戟墨野磷飛林丘灼灼道

傍花只爲行者愁緬思寇亂際藩垣失防秋空虛

藝文志卷之十四今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起外侮口語興戈矛盛哀雖大運禍尤

端亦人謀生靈爾何辜吾欲天公尤尤

馬思溫送述律元帥開闢越雋詩楚道西南舊建

京華九天曉日明符虎萬里春雲濕詔鴉溪洞陰

陰露化育川原在在樂桑麻皇威遠被藩宣重諸

葛平蠻未足誇

泰普華送述律元帥開闢越雋詩西南形勢自天

將才印契幾年來蒟醬渥注今日得龍媒雲邊小

隊旌旗發花底元戎號令催歸去弓刀懸書戟好

將詩句佐春杯

李材送楊耀卿使雲南詩翻顯使節出金閨郭隗

無鴈到地經三峽有猿啼子雲舊里風煙在太尉

家聲日月齊後夜客槎何處望秋河迢遞碧雲低

出使雲南留別蒼龍雙關巒岩崑崙侍鶴鸞越早

朝往事已隨塵袞袞虛名曩得髮

蕭蕭長林豐草空相憶
瘴雨蠻煙苦見招借問都門外
柳為誰留著最長條

段福春日白崖道中詩

煙雨濛濛野外昏
蒼茫四合動陰雲
青歸岸柳添春色

色碧入山荒破燒痕
百里人煙誠有吾曹老一分
馬尚紛紛詩成更怕東風起
添得吾曹老一分

清遠居士過果首浪詩

山路陰陰木葉涼
山村八月稻初黃
野花零落斜陽淡
隔澗人家煮酒香

淡隔澗人家煮酒香

國朝王景常臨安秋江靜釣詩

長江西來幾千里
浪飛流泊天起

中有脩鱗長比人不入
先生釣竿裏先生襟度足
與娛直釣在意不在魚
要將清風蕩星斗不與怒

濤同卷舒昨夜一絲蘸
寒月今夜一絲拂飛雪舉
頭傲睨天地裂目光夜射
蛟龍窟先生釣竿幾許

長先生經綸千文強子陵
桐江過文叔尚父渭水
逢周昌江山回首應非故
世事茫茫難縷數赤壁

天空鴈不來采石月明鯨
已去乾坤上下清絕塵
天潢水白結冰銀先生有
意投竿起歲月無情那

人題晴巒積翠壁
玄雲鋪銀山水枯老蛟吸盡天
地腹散作春山萬朵青芙蓉
翠

崖翠谷入幽闌古徑紆繁
少行迹木末雲收翡翠
明林花着雨騰脂滴山中
亭子迥絕塵亭前車馬

如行雲遼東昔見大總管
鴈門今有飛將軍殊方
快意且行樂况復江山元
不惡蘆花夜奏邊塞聲

腰鼓春翻太平曲若箇遙
峯雲霧鬢桃花流水
非人間東望神州幾千里
我欲奮飛無羽翰

州回師龍角虎牙利莫如
扼亢拊背猶可看羗
壑不起馬尾莫緣良可吁
房黃石多侈自翕舌北

含頰司帝車木牛流馬計
已遠舞女吹簾威鬼區
大虛茫茫不可問顛危須
藉英雄扶漢室炎精燭

可尸其居羊胃羊腸古何
有應昂騎箕今在無
竟人生總沉陸觶觥瓊瓊
應時須辰參不合匪

力東井五緯行同樞五鬼
從傍笑我愚韓柳文
時贊餘金星入月敵可除
苑張有時同馳驅鵬

扶搖九萬里結軫何當西擊胡

藝文志卷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沐璘瑞麥詩

聖明御宸極德澤彌堪輿兩陽既時若庶物咸晏如滇邦九土外僻居參

井墟至化一以薰幸與中州俱蠻俗革蠻戠兵

事耕鋤荒穢變桑麻硯成膏腹春彼鶴川郡外

滇千里餘居民雜犬戎又與滇俗殊一沐同仁化

沅寨春陽敷邇來產嘉麥兆瑞秀以舒兩岐復三

岐茂茂滿蓄畬郡守不敢私走送勞載驅官僚反

士庶傳視交驚吁謂非浩漸澤莫及西南隅麒麟

載周紀鳳凰稱典謨彼誠一時端向能濟飢幼五

穀世之寶曰用衆所須天應念坤境先此協乾符

上昭景平下充邊儲兵無菜色熙熙庶安

居我忝守土臣作詩頌唐虞何當獻天闕庶備

太史入下關曉入龍關驛路遠東風吹雨濕征轡

萬頃腴田環海子千年凍雪積山椒閣滇南印事

羅霸業惟碑在寰宇于今總聖朝

二首謾說滇南俗入民半襟夷管絃春社早燈火

慶時聽語侏儸○老稚擅為服胡夷共一家湯池

皆可浴石誠不堪掘土產饒山錫官租半海肥信

藝文志卷之二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九

知南地賤常吐四時花

遠和麗江雪山詩山高摩蒼穹積雪白太始澗壑

過肌膚猶粟起絕頂下縈回水奔石齒齒方夏偶經

人莫升仙靈應會此龍關曉月待曉開一輪雲外

尚徘徊

彭綱夏日同諸公遊西蓮池詩林園水中央亭臺

景日月感他鄉菡萏抽新雨鳥鷺宿鄧川驛風走

睡夕陽湖山如有約佳節此徜徉

聲山犬吠不已披衣夜出戶明月照溪水

史公謹雲南詩城南雙塔高差幾城北千山如湧

絃歌我來正值兵戈後厭聽邊聲出刁斗北土沉

兩群竟如培塿軍中大將漢武侯氣吐紅雲橫素

出方物詢蓄族馬隨毛牛蠻語殊離若禽鳥矣聽
華言不諳曉縱橫跋扈無尊卑番覺王臣眼中小
回首令人憶中國技劍高歌倚天立碧雞蒼蒼元
氣濕梁王宮毀為荆棘鷓鴣朝鳴狐夜集金滿牀
頭總何益不如一醉吞
花村濯足昆明看山色

韓宜可除夜呈總兵官詩將軍報國赤心長萬里
南驅定大荒不許血腥

巧劍戟從教田野樂耕桑角梅調轉迎春信爆竹
聲殘散曙光遙望天東雲五彩蕃釐端為祝吾皇

李夢陽何子至自滇南詩醉折荷花別寧期花復
開川原一回首雲日共

徘徊知向百蠻去云從三峽
來進舟雖一賦胡棄楚陽臺

何景明寄黔國公詩萬里山川開百粵十年戎馬
晴三巴伏波銅柱衝炎塞橫

海樓船出瘴沙鴻鴈不傳天北字瓊瑤空憶塞橫
日南華飄飄奉使金門客目斷銀河八月槎棲鳳

亭將軍園中何所蓄十尺亭子四面竹亭中一榻
千卷書將軍畫遊夜還宿元勳甲第高入雲奇

藝文卷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九

綠舊家風節傳累世見此勝如見喬木根株盤據
幾十年出地皆成老龍骨舊幹扶蘇已入雲新梢

復見高於屋新梢舊幹森相向百尺空雲寒突兀
何公開圃亦向勤引水分畦費營築石間斷雨移

紫瓊沙上畊烟此青王至今遺愛思萊公萬古看
詩想淇澳將軍能武蓋能文展卷一目數行讀只

今世守清白操春風如溫霜如肅閑時高固園之
中此君亭亭對幽獨月軒夜坐呈夏篁風椰涼溫

除暑服空冥縹緲聞笙字戶牖清虛映鏡軸沁池
歌動黃鸝高洞庭橫白雲瑤瑟來住值全稀多

水納再寫篔簹谷憶昨路經嶺級來住值全稀多
撲遶山深若竹啼鷓鴣地僻枯篁宿潔鹿何期得

到將軍園一先甬中十年俗清晨邀我促席看半
日捲簾猶不足我聞竹生王河湄開花結實鳳皇

豕將軍文來真鳳皇凡樹安能動高目願將音響
入蕭韶奏我魚池三首池邊二十五亭臺箇箇朱
亭中栖鳳曲魚池三首

槩打魚送酒幾回來。半竿斜日疎蒲明兩岸人
語息不驚菱葉拂衣香袖舉秋風吹浪綵舟輕。

三陣五陣打荷雨一點兩點照水螢
笙歌留客不知夜燈火回舟直到城

鄒應龍通靈洞詩

宇宙誰開此與區透迤萬里巨
天隅伏流飛瀉龍搏霧危石玲

砥虎負隅未有五丁揮斧鑿自然一號透太華寺
虛無分明造物通靈異信是迷人也破愚世幾

次韻山僧遙住白雲隈為問何年卓錫來塵世幾
點昆海微茫界儂郎謾為語煙台漁舟隱見鷗千

共徘徊○石磴行來緩松泉聽轉微天香飄鳥道
花兩綴僧衣不學無生妙安知有相非性宗能了

悟一物莫教違○寺樓巧構萬松隈時有高人命
駕來不為草玄辭吏隱會因博物動中台閑凭水

檻哦新句笑對山花落剩杯我亦耽奇厭塵俗憑
君催賞重徘徊○此地堪真隱何人應少微聽君歌

挂掉笑我裂荷衣山色仍今古塵緣浪是非許身
羞一納自賓川紀懷諸葛名水受降城橫地險山

覺素心遠○王恭仰綬柔化問俗欣聞赤石
聯王帶勢天成來王恭仰綬柔化問俗欣聞赤石

絃誦聲蠢爾無知干斧鉞坐令萬載頌昇平
藝文志第十二 ○雲雨通志卷之十四 重十九

崖平賊次韻

發馬臨荒服村氓盡擁扉山川紛秀
夕暉天敵動無發鳥鵲孤飛王帳嚴刀斗金戈挽

敵何計決從違九日冥洗心亭 演雲全覽勝常日
度浮名嘆二毛黃花供竹液綠筆 半登高佳節驚三

吳鵬洱海行臺詩

海日初晴雨漸消西風烈烈透
辨袍霧迷不辨村間樹岸斷却

尋溪畔橋萬里獨遊仍短髮百年長至又
明宵即招王粲開春酌已見園花放小桃

王諍金馬關詩

出關無幾又歸關身未從容意未
間金馬花殘迷熟路太華雲擁暗

空山民窮到處干戈起春盡多時雨露
慳為問不才風俗使計將何物解愁顏激江清風

亭

愛爾澂江千頃波澄清撓濁定如何
水心亭榭塵囂外莫似西湖瀝綺羅

郭庭梧觀風大理詩

霜輪西向馬悠悠皂蓋輕飄
萬卉秋峭壁蒼岩何堪浪滄

渡洱水接天浮攀緣無計秋山蒼飛渡若經日轉弄
作濟舟更切瘡痍多未起那知腸斷望英樓

江秋風拂舞征袍
認馬飛空渡碧
壽夾岸橫峯
西

海鯨鯢戴羽旄
佇看江虹
中秋望月
一別鄉山
好

景共誰家白雲
望斷關門樹
明月空飛
海上酒鴉
獨

倚危樓瞻紫禁
漫懷懸釜頌
皇華夜來
把酒消
座

思坐轉銀經
天生橋
幾萬程
激水
珠梅
不
老
吹

蕭傍洞鶴先清
汪洋石
海歸
仙窟
突兀
雲
梁
過
青

火澗橫更喜
桑田濱
海利
誰知
神巧
在
蒼
生
過
青

華洞隙開
天牖
虛蘊
干形
顯
化機
鶴到
松山
堪
作

畫乳流石檻
可療饑
恍然
神安
盞
溫泉
誰
燒
爐
鼎

得靈泉帶火
温波影
天光
澄碧
玉香
消雲
迺
襲
蘭

蘇甑饜好將
呈貢道
中見海
昆池
一望
碧洋
水

此澤助饜
餼呈貢道
中見海
昆池
一望
碧洋
水

倒懸山寺遠
旌旗斜
拂鼓
聲長
漁舟
晏海
烹鮮
食

田父隨村晚
醉觴鎖
院靜
思知
無補
暫將
熙皞
慰

藝文志第十一

卷之十四

又重十九

如晉寧公署對咏竹栢次韻
茶竹淇園
擬故居
心

藉可谷民疲
勁節聊將
對簡書
雨過一
番添
興賞

霜來萬卉計
誰如君不
逐東風
好覓高
山賦

穉曲江春日
十年宦
海若飄
蓬天際
觀風西
江東

帶雨紅新岸
路草知春
綠舊叢
逐元旦
莫把支
離

起椒盤隨馬
去誰家
泡酒醉
山翁元
旦笑此
身春

光又是一番
新江城
鼓角隨
風曉
客邸屠
酥滿
斗

盪敢謂椿萱
肝來子
有懷
蒼赤望
王遵登
樓漫
道

開今古且喜
元宵金
吾弛禁
馬蹄
驕風送
菰聲
入

斗刀強醉坐
來聽夜
半誰傳
羣醜
登宵望
撫仙

湖開鸞鏡
王笋龍
從剪翠
蛾競約
扁舟
歸范蠡
明

吟赤壁憶
東坡塵
牽來
登太華
寺偶爾
巡遊
到

時鬱蒼蒼
空中橫
閣開
天畫
海外雲
霞接
水光
古

塔籠烟僧
畫永新
亭套
柳馬蹄
忙窮
岩謾
道存
餘

蓬松下還過萬里亭萬里觀風此地遊天涯到處

從問子房過萬里亭是神州江城滿目贏新賞原

壯班侯霜輪不負遂孤志應有豺狼避遠取

林俊大理分司詩徒倚近孤松青山隔鄰壁誅茅

曛鈞薰日又夕誰將蒲縹驛草亭動孤酌日歛瘴

烟烟心照此幽幽室意存葦門通細火漁唱起山曉古

劉翽登鞏華樓詩天際觀風上翠樓週城玉堞錦

韶傲斗牛衣拱雲端雙關影霜凝微外一

江秋東山四首多迢遞何日鸞音到客郵

楊慎洱水尋源歌遙從鳥道尋罷谷方舟遂汎寧

道無人績此碧真源烟不迷金龍象耳辨東西撒

貝躍珠青鞵鞞涵星浴日碧琉璃給諫才情富各

詠柱史文章饒練證流傳宣盛滇海曲梁王閣道水

羨郎官湖品題况復詞華中央烏鵲雙

星帶五潢跨海江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

碧鷄金馬古梁州銅柱錢橋天際頭壯人寰澤國

第一逢人惟說潁川侯化城樓閣壯人寰澤國

封疆鎮兩關雲氣開成銀色界天工斷出點蒼山

雙葉榆巨浸環三島益郡雄都控百蠻神禹導河

-5 190 45 910" data-label="Text">

竹槿華貢上方香象波河來佛子白狼獾木拜夷

窮章亥步驚頭空入梵王經○昆明池水三百里

汀花海藻十洲連使者乘槎曾不到空勞武帝御

樓舩○煮海醴郎醠灑沙避柳呼早客夜乘

槎雪浮粳稻壓春酒震多墜馬足正茶競曉雪

童軒鶴慶道中詩依巢鳥斜陽歸寺僧林疎鳴敗

葉凋古積堅冰去去點蒼山極目望點蒼芙蓉倚

無辭遠荒山又幾層天闕下有百尺松上

有千祿隸馬官何日是歸期魚鴈音書杏風霜道

路遲窓前殘月白起見夜何其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

羅洪先寄太和令尹道輿詩班海蒼山秋正明志家為國歲將更遠書
留滯鴻飛少故侶蕭條鶴髮生吏似偶形知訟簡
衙如禪室有經橫古人事業常情外上載扶壽說

程大

顧應祥昆明池歌

昆明池延袤數百里千山萬山
直自崑崙來諸山之水匯于此

相傳其水頭倒流滇池之名此但見洪濤巨浪日
右有碧鷄峯瀾漫浩瀚細無際但見洪濤巨浪日

夕排蒼空青天忽驚白日名狀時復出沒于其中
有特風恬波浪息一碧萬頃開青銅其廣也如此

胡為乎不在九域之內不得與五湖七澤相爭雄
神禹治水跡不到穆王八駿難為窮漢武鑿池使

仿佛王褒將命何匆匆唐宋以來各借據聲教不
與中國通天開景運聖人出一掃海內推邪空五

服之外更五服俛首授命歸提封侏儻推結之類
吾不知其幾千萬種禮樂不異車書同軌余生當

全勝日觀風兩度乘青驄古來多少豪傑士局于
雲文志第七卷之十雲南通志卷之十

偏安之世不得一洗瑰磊胸胸百年過眼一彈指得
此勝覽真奇逢振衣獨立太華頂狂歌目斷孤飛

鴻遊太華寺頗有閑情參六祖可無新句和都官

乳坤踪跡萍蓬轉塵世功名泡影殘
且盡一尊酬罷景歸鞭何惜夜燈殘

楊士雲崇聖寺詩

峯樓無礙倚虚空濛外平鋪千
九峯伯業三分非漢鼎佛都千

載有唐鍾林端細雨浮山黛天際微風變
水容冠蓋於今盡能賦揚雄偏得說詞宗

源初導寧河委更深西江來鳳羽東水自觀音
下普陀口還經鄧還城豬為葉榆澤流過點蒼陰

漾淠交奔注蘭津渺帶襟石馬泉二首石馬今何

化龍寒光推一塔晴影愛中峯玉井蓮堪種
燕或逢逍遙亭上客憑此洗心胃泉眼生花網

流聲嗽王寒金沙明的鑠翠石透闌干好月新
亭得長河隔座看幾時騎赤鯉須煉葛仙丹

張含鳳伯山人歌董生好學困不窺翰明究瞻常

不惟恣通蹟典賞驂雅欲展經

綸心事遠能拋世務崇高踞崑崙尺水近群山羅列
 月何如李白杯登臺不戒孫登肅大荒經中鳳伯
 山江流森森通龍關崑崙尺水近群山羅列
 星辰環此山形宛如鳳來鳴白日動霞籠
 蒼拱欹雄圖繡錯瓊盤縮雕棟纓帶阜錦色搖
 秀巖瀑練烟光飄均麓谷口雲雪大依依河柳禹
 長條蒼蒼赤樹復萬樹朱鳳招人亦麟聚之顛來
 栢鬱蒼蒼赤樹復萬樹朱鳳招人亦麟聚之顛來
 芝種藥選畊田著書窗窗卒歲月草闌藜林高枕
 眠窮鬼酷覽貯經笥宛若揚雄識奇字疎放那批
 禮法拘不讀世書談世事漁樵作伴林壑深嚴滌
 鄭谷時追尋嗟予閉關已十載幸有吾子今同心
 此心幸得同吾子白龍山房多圖史太華寺
 兩山徑絕風雲通萬事紛紛付流水太華寺
 惟此寂青霄樓閣迥招提山園維蝶籠金馬海
 龍宮浴碧鷄雲裡鶴巢松柯偏風前仙苑雨花迷
 諸天不在藤蘿外寄中溪山人燕去燕來騰遠別
 兩關龍抱蒼山外三塔鷄鳴古寺前道德經傳尋
 李耳斗牛搖泛屬張鷟赤河夜月頻牽夢黑水春
 藝文志第十一 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一

董義山雲南詩

嶺傳霜凝鳥背千峯外菊謝蟲聲九日前風送遠
 吹冷雨芙蓉江上可人憐江清木落水痕收
 蟬賦千山屬暮秋結珮紫莖霜欲歇避高鳥晚
 相沒乾坤納納長鉞湖茫茫泣散聚去自
 知力成強扶攔捕一登樓黑水祠明黑水波
 萬家樓閣彩雲羅碑鐫大詔龜龍沒步躡荒花
 碧多策馬絡頭歸漢貢爽童連臂路充歌一枝獨
 守鵝鷗志凍沈平居奈若何紅芳落盡諸蓮藏
 九辨秋悲九曲腸江閣屋來涵雨氣星河槎迴憶
 雲章牽衣不臭驕人餽斡竹常登傲吏梁一曲浩
 歌書几靜晚風挂樹秋生涼○年來白髮惱青銅
 更聽雲霄過鴈叢顛頓賈生衣楚吊倡狂阮籍哭
 途窮殘花暮靄淒涼後返照秋江悵望中霜拂十
 年成初氣夜深常射斗牛宮○蘭津津水出岷倫
 海柱撐銅漢業存天外風烟來象馬山中日月逢
 琴尊霜鷺白鴈樓頭笛葉墜涼蟬江上村獨立夕

陽成瘦影可憐極北紫雲此○天橋下渺海波澄
漆泉交流鏡索網落口漁樵談鏢信荒城草莽吊
中興期蘭有夢海長嶠駐景無緣繫尺綬香杏青
山懸一髮小樓風雨獨來凭○天空水碧淨無塵
江上雲開島嶼新龍抱兩關神禹蹟鯨吞六詔大
明春不將容服光兒子且向蓬蒿守婦人我亦秋
風詞賦客登臨
涕泗每霑巾

吳憇寫韻樓歌

相望王堂仙客揚夫子天與足下乘雲履朝辭白
玉京暮憩昆明水昆明道賢社陵新搢壓江煙玄亭亦
山裡幕府千荒地道賢社陵新搢壓江煙玄亭亦
在芙蓉裡畫拱遙凌疊嶂前詞客頻揮五色毫
箋千帙續離騷滇山雨雪獵秋兔演勳長鯨驅
濤曲堤煙柳春愁重湖影射樓樓欲動五華倒映
湘簾秋金碧飛來柱晴棟湘簾暗棟不勝春江柳江
花寫句新百年誰識凭欄意萬里還同聽笛人憶
昔點蒼山下宛轉紫橋路雷霧鬣娃逐彩鳥慶臺
紫翠房銀虹宛轉紫橋路雷霧鬣娃逐彩鳥慶臺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一

王宇絳雪寒翠羽美人拈玉瑱綠玳萬樹吟旃檀
旃檀樓俯香石礪鶴玉麝丸烘點翰染雲天女散
瑤華剪水燕燕拂秋練秋練瑤華冷繡文墨光貴
瀆金絲裙珊瑚珮鈞下影明月翡翠屏西峯碧雲碧
雲迢迢隔滇海翠水藍橋頻憶君不見絳河下
與玄波通巨鰲首戴三千峯溟使一度八千歲靈
物化作雙芙蓉芙蓉五色斲天秀中有金碧神人
宮才子朱軒頰帳望仙人亦斧屢相從金蟾一去
豈再得王并斯化難逢奈昂昂特揚夫子甲世而出
群為空曠代斯文嘆寥廓清天雅開鴻濛濛如
清廟緇朱瑟哀如綠水吟孤桐灑如羅浮萬樹照
古月婁如洞庭千里叫征鴻森如水車雪柱千巖
不數三都工龍鸞利斗逼文籀八分飛白凌蒼碧
威遠白鳳吐文彩點嶺山水增秀雄公本天人遇
塵世名山全續舊蹤跡不然何以朝金碧暮蒼海
白頭留滯老南中至今點蒼山下花如昨玉樹凌
風吐紅萼翠磴猶蟠紫芝壑銀宗尚挂青蓮閣明
月窺簾引春酌石藤飄飄翠密膜
雪山雲赤窳窳還携來鸞賀黃鶴

賦類

國朝劉寅金山賦

馬之山所以直訾而奠昆明也歟在昔神禹受命

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隔方維之頽殊有岱有

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垣界南北而截如曠哉

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膏腴起

魯密之方輿造父固莫施之故墟勒王餘良亦難範

驅觀其蔓草茁駿尖峯批耳白月懸瞳青松掉尾

清赤藩以湛露流汗溝之遷迤鑄莫待乎棠溪產

非資於麗水形類騰駿於尺咫迨夫虛氣成雲賈

過日影之須臾磨蒼昊於尺咫迨夫虛氣成雲賈

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擊纓繞煌煌之流虹

迅雷奔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澍以注下卷

奉毛之漾茸疊巒益翠巖崖增紅洞扉啓廡閑之

弘厥鶯聲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碎易群夷

或睨而驚冲至於岌葉巖巍峩峩嶺嶺森森或奔如

尊嚴杳橫巨于百里擬長城之兀兀是宜批帝京之

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究其實吾將

為子陳之玄黃肇分氓生蚩蚩若魚若蟲無識無

知聰明問出命為君師立一代之典草成四海之

雍熙嗟惟此邦視為外夷境荒荒而泯泯水漫漫

而瀾瀾姚姒置之不即顧問商周鄙之不遑保登

俾昏迷而弗悟竟風靡於侏儻命筮躄勞地遠

未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少定天叙之典

而墟回亦有孝宣不費財命張騫而遠出拜使禮

祀之瀆禮正褒馳驛而西上僅致一奠而乃已遺

祠廟於崑阿謾冥搜而遠紀唐畏嗟顛之跳梁宋

限大渡之涯洪元雖小亦何足齒荷斂皇明

撫有萬方聖武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直

指雲南掃除檣槍截長鯨之鬣鬣剝妖狐之肺腸

顯名黔寧知勇忠良威已施於戡定思復盡於肅

絃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携二以誠

藝文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四

信鉢頽器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甫
素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緩章來鎮來臨克柔克剛
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而特
立與碧鷄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弱之
漢唐夫然後知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並紀
昭靖之殊勳垂悠久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嗟
遂為之歌曰金馬之傍兮有稻有秣金馬之陽兮
有郭有城臣旬宣其善政兮民勤事平農耕咸矢
心而弗渝兮願永享
夫千萬年之太平

王廷表萬象洞賦其辭曰楮村西址豁有洞天叢
嶽巖駢閉幽徑降帝竭仙鄰高人之位整時時
見其嶒妍乃建標以雲護或盈燐而羊眠鞭雞肝
以凝竹覽穀礪而欲翻葉荃芬于溼潤谷幽函而
莫捐癸丑秒秋穀穀既收官有餘暇民無纖愁艾
達構戶奔臺危蓋黃代巡倡其朔將兵憲繼其休
晤會眺望縵綵綉南明是謚德譽倏流嗣豐嘉
牘肅我劣儔于是遯園遊發崇嶺永留巒亭三五
翻觀好球有才有德如春如膠陳宸宇而寧域膺

藝文第廿一 卷之七 二十

花于冬霽飛逸與于芳洲者非容乎吾則老鬢飄
風微骨度歲持蓮觴而酌醪藉面以昭契于是
入洞而遊伏洞而眺瑤瑤劫而消泐綴不可割也
錦績鋪而漱溜噓不可曠也虎豹蹲而山鹿齋不
可觸也珉墉聯而鴉蝠怒不可胡也竇旭麗而藤
綠罽不可劇也華蓋敞而龍伯隸不可儼也清虛
明虛者與隱玄上王者與金壇丹霞者與天網浮
瀟增拾幻開委輸靈竅燿燿淡坊豈破曠浚培材
後寶靈境而扞埃文藻炳類之日帝親異以培材
者與盪都盧躍朱鬣鳴箏簫類鼓鐸生韻瑩瓊奕
聊覓橘饒啖臚噉唱香囊配海蛤主與客權洞與
人樂整冠謝歸墟影斜暉杯茗相簪百儻志飢趁
遷羈羸與騰馬飛響取檠以遙迥照松光于萬壑
感情悚以再往俾多露之濕木

頌類

漢王褒移金馬碧鷄頌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
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處

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
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方白虎仁歸徠歸徠
可以為倫歸方翔
方何事南荒也

國朝 王景常平雲南頌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

雄混一禹宇于是偃武脩文與民休息雲南弗庭
道使招之遇害洪武十四年秋生民請命鑿戰番
元德土宇瓜分朕奮起淮會電掃皇天眷命置位
易江漢以清捲旗東指吳會電掃皇天眷命置位
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南山東不戰而下元
君北跳九鼎南遷秦晉附蜀關洞開兵不殫又
今雲南最爾之地大羊相保梁王拓匝刺瓦爾密
戎雲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以答
上天之眷慰黎民後來之望哉乃命穎川侯臣傅
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
賁之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于
龍江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既
至湖廣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軍鋒羅佐關擊可渡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六

輒克土酋龜屯獸挺莫敢格者未至白石山十餘
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里麻拒江自固我師輕騎
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干騎從上游草山襲其後平
旦大兵泗水徑渡達里麻布陳未成列我師
徑前奮擊其陳遂亂達里麻走陷於淖生擒之俘
斬將校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
擊烏撒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
軍始至西平永昌率大兵徑趨雲南祭王聞敗棄
城走晉寧飲馱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制建官大
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若干牛軍實承制建官大
軍鎮焉明年分兵下大理下金齒下臨安元江九
雲南故境皆郡縣矣又明年遣間使降車里降
降八百咸以壤奠貢洪惟天兵不燬十辰東抵牂
牁南著交趾西踰吐蕃北界神州幅員萬里悉臣
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皇帝文武神聖煦為春
陽肅為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
泰和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翺皞皞以羣得觀中
州文物之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
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功
地等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陞師振旅定功

行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
烈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
讓臣景常謹稽首頓首而為頌曰 皇明御天統
有萬方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幸清
叶氣嘉生蒸為太平蠹茲蠻方稔歲奸兇惟下
穰以襲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詎敢
斗敢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
鑠王師暨暨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
勢若迅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降斥維
酋征靡所指載歌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却降斥維
疏飾方表方建官恭布星分佐佐大城以奠其維
封豕脩蛇以變官化昔也狎偷今為騶虞載駟載
伐戈鋌不腥南金犀象罔敢弗庭九此南功將臣
僉同維一乃心上昆 帝聰大烈之麗趨漢軒唐
風運流形天地翕張會期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
統坐而登之章茅微臣作此
頌焉武功告成 天子萬年

表類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厚權德輿賀破吐蕃表 臣某伏見 劍南西川節度

月十八日與雲南軍合勢攻破吐蕃劍山併定城
當曰斬城使者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蠹茲西
戎尚有遺類或犯亭鄣且稽靈誅陛下覆算無窮
天威遠震以夷裔感恩之衆伏蒲偶制勝之臣也
取以多方累獻捷事皆前定心稟聖謨勅將率旌
出于料外堅城便地盡落毅中通荒服會朝之途
絕餘孽窺覷之隙奉威懷之命以律而滅蕪夷焉
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濟運妖氛永清由
是成擒自當盡敵臣等謬當樞近媿表奉賀以聞
成功不勝大慶無任欣并之至謹奉表奉賀以聞

高駢請築羅城禦南詔表 臣聞伏 鐵擁旄羅受專
共理之規莫勵節以輸忠須與利而除害伏以臣
當道山河雖嶮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特已曾

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相蒸其
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起任之日纔過劍門料

蠻賊奔迹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內戶
人莫不懽呼緬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
受國恩實思忠蓋黨名所奏乞宣付宰臣會議

又表西川境色南詔比隣頻遭蠻虻之侵凌蓋以
合而閭井焚燒更無遺堵且百萬眾類多少人家

萃集子城可知危弊并泉既竭溝池亦乾人相
蒸死生共處官僚暴露老幼飢餓但言牢城未敢

出戰貨財而豈能解輦商依而空悻怨嗟兼是戎
兵同行則劫賊路不能控押便與經營干戈逐使

蒸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扼與經營干戈逐使
議防焉能跋涉大渡河之把截誰敢過從然須更

保安千載使寇孽遮圍而不施軍戎隈倚而無疑
旋奉詔書令臣參酌計興版築莫盛藩維遂乃相

度地形端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
入丁抽入州之將校分其地界受以城基運土囊

堵之子求持石柝而雲集大興畚鍤廣備資糧五
藝文第十一卷之二十四

居月諸功成事立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白道之
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強立無計登陞地露屋

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之對峙形勢不如擁門
之倚鏑堅牢曲角之規模周密塲深莫跨壁峻難

攻外邊睥睨之崇高內面欄杆而固護馭頭帖出
鷗翅排成覆瓦烟青甃堦碧縱蠻再至無計重

圖此皆伏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剗制鬼神扶助
社稷庇庥臣限以守鎮不獲奔詣闕庭無任踴躍

屏營之至謹畫圖
還恭官奉進以聞

牒類

唐高駢回雲南牒大唐劔南西川節度使牒雲南
詔國牒我大唐聖皇帝德配

二儀光齊兩曜仁霽動植聖代神龍照萬國而盡
若青天養兆民而皆同赤子東隣若木西蜀流沙

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珍而納賚航海而務
山請混車書願為臣妾是知早徵蜚擢不取並於

太陽醒馭蹄浴焉能墮於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力爭不得天授其然

所以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繼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是以傳古知今但擬率克逆志雖恃荒陬之獨力皆以天將必為寰海之諸番西其僭越力不足憑且以螻蛄之飛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燁霄雖是童兒亦知不可且雲南項者求合六詔併為一番與開道塗得接延蜀許賜書而習讀邊降使而交歡禮待情深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瀆武掠土侵疆再犯即寧重陷交趾兩停邛蜀一割黔巫塗炭城池而極多皆為灰燼驅騶士庶而非心盡作幽寇轉恣犯不休貪倭革吞越舊之舊地為相如之故城凌犯不休貪未解其魁受以侵欺容其殘暴其比者親征海裔充復龍編驅駕三千之師勦除十萬之寇南定縣則全軍陷沒如軋鎮則四馬不迴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資衛段首遷之斬首騎將麻光亮之亡驅善龍則面縛於軍前張詮則生擒於陣上沉白衣殺命之衆如赤日消水殺朱弩法首之軍若烘爐冶鐵膏塗草莽骸積丘山士卒觀之而稱心炙臠觀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二十九

之而快意趙諾眉而就戮相思縉亦白敷董鐸龍

之而快意趙諾眉而就戮相思縉亦白敷董鐸龍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閑撲滅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滅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水仗節而不施導騎單車而直抵坤維大開城門放出人物三軍而遣歸營幕百姓而使返鄉問此時詔王未離近地固無疑阻直擬誅鋤不比從前帥臣只務姑息免醜唯將和好便是策謀今則已知天時誓馬國耻城詔王遺張棟成等將領軍但稱是行人王親行公然詐和奸身繞入境兵已繼來况係詔王親行公然詐偽侵欺大國獎或元戎戮僕之儀頂依古典其張棟成等並已軍令處置且詔國前後俘虜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言是沒落且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霜半代枉拮幾年李氏倫生餘常而空令返國杜驤早歿遺魂而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萬交合從黔蜀齊晉晉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

今日唐臣盜百戰百勝之術勳名湏立國史永書
且杜驥官街李搖門也。不是覬近。但王室疎宗天
枝遠派而已。李氏并詔國木。夾
並差入押領進送朝廷。是故牒。

胡曾代高駢回雲南牒
朝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

然煥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鎮才到。藩籬
且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唯

認首咩尚呼。商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
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驛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

題屈精究。龍韜波伏。西來草履。龜南土貢。然侵軼我
豹。岩精究。龍韜波伏。西來草履。龜南土貢。然侵軼我

單莫無。乃不可手。將謂我皇。帝有所負。於彼非
瘡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百我。曲獲罪於天。是陳

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止於囚
繫使入放。羈彼國。始手小怨。絲此深讐。吞噬我郎

寧虜劉我。交趾取我。越。舊。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
及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

拱之。北。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况。於
人。手。我。國。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於

藝文志第廿二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三十

輻。濇。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
有。德。維。云。有。德。下。瀕。相。峙。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

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手。仲。尼。之。聖。喻。堯。舜。顏
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

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未。乘。胡。亥。之。亂。用。顏。回。子
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克。行。人。子

夏。言。偃。典。書。撤。錐。六。合。鼎。沸。可。將。耳。聖。人。雖。有
之。時。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十。將。耳。聖。人。雖。有

帝。天。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
欲。使。門。人。為。臣。以。為。欺。天。手。及。自。嘆。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止。於。負。手。曳。杖。道。違。倚。門。告
絲。而。已。王。莽。不。萬。銳。師。未。襲。後。漢。武。以。五。千

爭。帝。執。坤。葦。以。百。萬。銳。師。未。襲。後。漢。武。以。五。千
之。衆。破。於。昆。陽。符。以。六。十。萬。精。兵。扣。於。東。晉。謝。玄

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為。欺。天。罔。地。所。致。者
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扶。籬。於。岐。山。漢。祖。脫

禍。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
知。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

參。馬。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割。剔。孕。婦
塗。炭。生。靈。剖。賢。人。之。心。斯。朝。步。之。脛。三。分。天。下。而

二歸周文王率諸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
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
脩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
剖箕子囚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武王方
接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周也我
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
百姓歡心唯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尹生
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
國恃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於紫
墨造阿房於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天下響應漢
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
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
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卹黔黎野無歌鳳之
人朝有問牛之辭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信
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煬荒淫
雀虎噬不均微歛無度竭生民之財產為巡幸之資
糧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
以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皆蓋天奪隋而與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一

藩

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杜絕遊蕩卜宰輔倚注
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入輔歡天
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玄齡者乎僕雖
自絳紗素舄黃石既探師律固識兵機奉詔鎮馭
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取用於戈每蕩虞芮之
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卽瀆訓戎且蜀地
閭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
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
昧見機而作但守非平之元規雖分常憂不教民
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
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益動而退其與之共苦與
之均義等塌麓情滿瓜葛關禮樂而敦詩書務耕
親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
私共貫既載三畧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
臂開大華况彼國自長慶已來搔擾益部殺人之
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鰥人之夫焚人之廬舍使
人暴露剪人之衆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
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暴怨之門况抱鷄搏狸
不由入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
蕪彼華長之精銳若乘流縱掉下坡推車豈勞心

我漢官是宰衡檢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嘗齊
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
坐可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至聖人
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
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於一方
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木閉五賊而
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
羅殷湯祝網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生人周
文獎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陳後主驕奢而文
國厚徵薄徵是以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而文
高相舉哀是以義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無曉六韜
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無曉六韜
方可奪入山河頃入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
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疾疢始
識安危又習輸鈴方明勝負而交雙姑息不務通
和回示荒唐一何卒茂罔念孔顏之如命翻效莽
聖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
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如谷不熄東海衆星不
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末知是則不可改圖昔管
仲八節不受上仲之禮蘇武在虜無巧中國之儀
事有前規固難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
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
齊十卒調集糗糧或五露岳槐金風動柳建鼓數
里命車指南涉侍吊民渡瀘會羅維齊魯之夾谷
紹秦趙之澗池便是行人豈遺雀策 皇帝聖旨
以具前緘奏聞臣下不
復多談恐平忠告謹牒

檄類

漢司馬相如開越駕諭巴蜀檄告巴蜀太守爰夷

矣時侯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
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
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
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渴然
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
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軍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白宿之發巴蜀之士各五千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藝文志第十一

漢南通心卷之十四

三十一

不狀靡有文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
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聞又擅為傳眾運輸皆於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遂燔皆鬪弓而馳荷負
而走沅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名
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
之難而樂盡入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珪而
爵位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馳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靜也今奉陪役下南夷帥自賊殺或
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蓋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速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無辭耻而俗
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
以發卒之事因放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其孝
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西時重煩百姓以親近縣
恐遠所結谷山罕之民不滴開撥到亟下縣道使
文第十一之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二

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蜀漢呂凱荅益州涪帥雍闓檄

天降喪亂奸維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

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
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眾率先啓行上
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
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
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
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率臣賊虜自天降
康而將軍水火成冰哀之紀成敗之符譬若野火在
原而覆軍不滅威靈融知與歸志世祖皆流名後
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與歸志世祖皆流名後
葉世秋其美今諸葛丞相矣才挺出深親未萌受
遺託孤幼資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志瑕將軍若能
翻然改圖易跡更生古人下難追鄙士何足宰哉
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大況
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六
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辱告示發
憤忘食故畧陳所思惟將軍察焉

露布類

唐駱賓王姚州道破諾波弄楊虔露布

畧云浮竹遺嗣沉木

餘苗地接丹駝詞屢彈於喻破蒙賧露布

蜀俗通繫瓠聲不輟於吠堯浮三節
肇興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頗為中國之患三年疲
衆徒聞定祚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鄭純

獲之化不追孟
獲之風逾弱

帝臯以南詔兵破吐蕃露布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書門下平章使臣

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辜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
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臻貞觀則

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珍歿戮曰商莫不來享
犯漢雖遠以誅德風鷄序河源武節儋寧月媚率

寧人之有措先元戎之於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
賊遠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救寧武功

續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畧燠集鵠銷侵滌涼
印太初羽鯨鯢清郊原掃除羣傲王猶允塞我武

藝文類

卷之十四

順指令

惟揚音幹善芳各備貢職條支老木成順順指令
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畧順指令奸齊盟

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帥發賦括我疆再驚畿甸騎盭敢於深入

鑿蹕至于親止擗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然汗而含
垢始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

指涇靈而徵賂闔鹽夏以博虛夷德無厭弗悔枉
金之既楚氣甚惡輒與表甲之謀蠢爾為讐整居

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見雖嘗并
力棄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頽頽於遠受命於吏

斷句奴之右臂勢南粵以長纆燕貉輸致騎之勤
晉戎成擒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城和

之郭蓋窺匿於龍虎復屢劉於麟塞我守將壘
我陣隍脩戈予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

其旅以殲乃響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
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牽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

狇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田鶻擣其肘腋衆素飽
矢壹大治之諸將陳泊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

思西顧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盜平七城斬馘萬級
獲鎧械十五萬計播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

昆明將次勝而定青海為東境五節渡大使論莽
熱釋湖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
縱七禽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新而
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既脫免街谷靜
山空有就焉耆之慘區殫域滅沱開智盛之降斯
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
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
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憐開遠門揭侯坐收西極
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觀崑丘之茂縵臣等無任
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
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書類

漢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難蜀父老書

漢興七十有

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
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
靡因朝冉從駸定犂存不畧斯榆苞蒲結軌還轅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緝紳先生之徒二

藝文志第十一

卷之四

辭舉進

四

三十五

十有七年儼然造馬辭舉進四蓋聞天子之牧夷
伏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也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
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功竿西夷之與中國
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
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蔽
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
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
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
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
世以後有非常之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蓋
曰非常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
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
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沉澹災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軫厥無肢膚不生毛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
豈持委瑣墜籜拘文牽俗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

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並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
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朱谷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車不通入亦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
紀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
臣勞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焉為奴虜係縲
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思普物
靡不得其所以獨為貴乎聖又焉能已故北出
望兩矣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
君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麟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俊
祥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岳仁義之統將
傳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逸不閉習爽闇昧得耀
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壹體
中外促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哀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垂務也
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藝文志第十一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六

唐牛叢報南詔坦綽書

咸通十四年兵部尚書牛

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焉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鷓
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叢澤悲夫於
是諸大夫莽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
爾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
以身先之敵罔靡
徙遷延而辨退

十二月坦綽至雅州差使送書上川主云此時
欲專詣京師懇求朝見論送枉曹諷間隔絕請
冀與尚書繼好息民朝來暮往今故假道貴府請
于蜀王殿安下三日即便前進公覽書驚駭乃
復書曰十二月二十四日劍南西川節度觀察安
撫使守兵部尚書成都尹牛叢致書于雲南詔國
坦綽麾下專人遽到示翰忽臨承統押師徒來及
近界竊以詔國自為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于六
詔之微非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
國之名舜巡方岳之時不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

前用以釁鼓今發遣鄭龍改首遷

宋黃庭堅黔中與入書傾承惠香極清淡可喜每

無香材時時焚降真甲錢淺俗零霍虛躁非主人

焚香何不見寄如王所獻天

國朝穎川侯傅文德與鶴慶府知府董賜書夫大

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群不羈然後能拔於泥况

亦猶駢駢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駑駘同

聘於長途而翔翔於彼一旦遇伯樂振羽翮然能馳

惟新梁邸以元餘孽保據其地弗遵聲教者十有

征辛酉冬戰於曲靖之墟大破共衆擒其總戎轉

宗皇帝仁沾動植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

闕其傾誠向化率屬來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

名詔國承順唐儀賜孔子之詩書頒周公之禮樂

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照犢蠻貊之邦為馨香禮

樂之域豈期後嗣罔効忠誠累肆猖狂頑為狡孽

自四五年來浸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姑務

令容不虞搪突遂令免醜以害生靈况乃吡橋喪

師施江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

云假道訛要于蜀王殺安下三五日即便前去者

且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外蠻獯示彼誠懸是况

怒鬼殊殞身喪國以爾爾其蕩瀆示彼誠懸是况

設華夷國分大小當事大夷不亂華豈有與動

威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妄動于衆一旦天子

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入鐵柱之境必

不更七擒七縱即須剪蔓除根當此之時後悔無

及坦綽今既維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戰

擒戮所差王保誠四十入送書並已囚繫候行併

軍

聞

征

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報者相半矣於時足
下以前安寧知州來見於稠人之中余目而異焉
遂加矜矜仍試以事繼而招降撫順綏緝遣黎頗
者誠款達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任使保
妻子焉壬戌春烏蠻構釁流毒邊境余與諸將分
兵致討時有大理起剽官高生等悉寓枉城欲
俟途平俾令朝觀而開神不仁失於撫字致令
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為仇讐舉之相向攻
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昌戡闔帥莫制
矣足下介在群兇之中確守歲寒之節斥其奸謀
誅其來使獨校妻孥冒刃入殲復與列校將軍西
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預復有功也則將軍
平侯聞難來赴誅鋤芟刈群蠻復定余至滇西平
備節述其事余甚嘉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
錯節何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變之始知歟余
征大理足下又率御曲子弟五百餘人為師前道
招徠劍履降伏西番威聲頓振有功必報古之道
也奚新舊為乃奏天子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
足下以牧字之官保障大理為滇外戶恩亦至矣
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不勉歟古人
有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教於君子
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糾律著恩威毋暴橫而
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勳上下不相承共寧斯土
副國朝任用之意策勳岳名不其偉歟茲因師
旋留言以誠之

藝文志卷之二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八

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

按志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界共龍川犁牛石

下名犁水詭犁為麗東經巨津寶山一州三面環
麗江有東經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姚安府
受青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受龍川
江諸水又東經武定府西瀾瀾諸水又受滇
池螻蟪諸水又東經東川府西瀾瀾諸水又受滇
牛關谷壁噴盛化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鹽
井建昌會川越嶲諸衛合瀾水受懷遠宜遠越洪
雙橋長河瀘湘大洞魚洞羅羅打仲東河熱池諸
水又東至馬湖府受泥洪大小汶諸水又東至叙
州府受大江此南中西北之險蒙氏僭稱北瀆者
也按史漢武帝遣馳義侯開越雋郡尋造郭昌等
開益州郡諸葛武侯渡瀘南征斬雍闓擒孟獲遂

平四郡定滇池皆先奪此險也始通西南諸夷歷

晉迄隋通壅靡帶至唐蒙氏世為邊患至酋龍極

矣屢冠黎雅一破黔中四盜西川皆由據此險也

遂基南詔亡唐之禍宋太祖鑒此以玉斧畫大渡

河曰此外非吾有棄此險也遂成鄭趙揚段氏三

百餘年之僭元世祖乘革囊及筏渡江進薄大理

擄段智興破此險也遂平西南之夷國初梁王拒

命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征討神機廟笑悉出

聖裁論穎川侯等曰關索嶺路本非正道又在

西北蓋謂此也斑固謂皆恃其險臣正道又在

謂馮深阻峭紆徐岐道宋祁謂喪牛於易患無

備誠確論也夫雲南四大水惟金沙江合江漢朝

宗於海為南國紀天設地造本為天下用也歷代

乃棄諸夷酋資其駕驚雖建立城戍斬斬自守時

或陷沒豈知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脈絡禹貢

於每州末必曰浮其水達其水入其水逾其水蓋

紀貢道達帝都著天下大勢以水為經紀也孰謂

滔滔大川可浮可達及舍而陸乃北至永寧東至

鎮遠不亦勞乎禹外薄四海各通有功夫一勞久

逸暫費永寧執事之議詳矣為國家慮深且遠矣

疏類

疏 梁睿請畧定南寧州疏 梁睿威振西川夷獠歸

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近代易俗

移風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眾金寶富

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眾金寶富

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

文盛汝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土

藝文志卷之二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九

至明大一統無外之治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在於此

疏類

疏類

疏類

疏類

疏類

疏類

疏類

匡贊聖朝寧濟區宇裕後光前方稱萬代陶土服
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與師旅行
既訖卽請畧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須給過此
卽於蠻夷徵稅以沃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
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
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建南寧州罷縣
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又疏竊以柔遠能
普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杜又疏竊以柔遠能
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并牂牁其地
沃壤多是漢人所饒寶物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
置州罷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
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茂陳
之日後是一機以
此商量次謂須取

唐張柬之奏會罷姚州疏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
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
生人以來泊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
夜即滇策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
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擅屬之稅以利
中土其國四通大秦南道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一

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先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
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洵
攸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補自亮南征
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
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
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
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
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傳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
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若作歌曰歷博南越博
津渡蘭倉爲他人蓋滋漢漢珍奇鹽布之利而使
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成耗國
能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
歸老毋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
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
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
亦不置兵鎮守入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
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
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扣設網紀自然久定
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州所
置之官旣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尊亮且縱日輸

之技不夫諸謀狡弄恣情割刺貪饕劫略積以為
常參數言渠遠成朋黨折交詭笑下烟營夷拜跪
趨伏無復慙也提挈子弟黜引兇愚聚會滿博一
脚累萬劔南通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
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
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平文峻並為群
所殺前親遣即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
敗雉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德等往征郎將劉惠
基左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善
兵有三陣不易言其尤驗至出此批四年亮即將王善
實此州刺史爨瓚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
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
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
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極擾于今不息且
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設
官分職以化俗防竄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
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切終不能禁止臣恐一朝
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
覲同之番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
自耕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雋府兵選擇清

善文志第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一

良等救以為統理之
臣愚敢以為德便之

御史陳天祥諫伐西南夷疏

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
之經過八蕃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敗既不
能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
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
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
至二十餘萬死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運糧數
里中何事不深其北聞從征敗卒苦之入往運糧
山復嶺是澗深林其窄隘處處皆容一南諸夷比
登高下如八井賊若乘險擊我軍每眾亦難施
為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
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校國占城交緬諸夷
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今所
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率何以異之乞早
正深深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前歸順不須遠勞
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為今之計宜駐兵
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以服之此王者之師

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美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復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國朝靖遠伯王驥褒贈忠節疏 褒贈忠節事准右

田禮手本開正統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親督軍攻打孟養賊子思機等占據鬼窟山頂右大寨攻至本日申時分有貴州都司都指揮同知洛宣領軍奮不顧身直衝寨門賊放擡木將洛宣打倒鏢傷比時本官雖已被傷手不釋刃猶喊叫衆人向前殺賊被賊刀碎其死訪得本官父洛榮原係本司都指揮同知宣德二年調征陣亡又有母喪在家未葬本官先攻金沙江賊柵頭功未嘗定奪及照湖廣九溪備指揮使翟亨願軍帶同親弟程玄亦於本日與洛宣攻寨奮勇衝突賊柵被賊將翟亨殺死

藝文志卷之十四 合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二

程亨殺死 翟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二 可嘉宜加旌表手本在此詢訪是實參照各官領軍攻寨奮忠賈勇身刃衝鋒身先士卒為賊所殺洛宣父子先後俱死于戰陣程亨兄弟相繼俱殞于鋒鏑似此忠義比衆獨殊情實可矜若不褒贈旌異無以激勸後人如蒙准言乞將洛宣程亨等照例褒贈祭祀優卹其家陞襲其子俾存殁感恩庶為將臣効死之勸謹題

都御史王恕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臣蒙 聖恩叨

淺不諳事體近聞雲南中樞百戶汪清來自京師賈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木衛來戶宋鑑臣竊有疑焉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前去各處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又聞 駕帖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 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信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賈來 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固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

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
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贖領前項旨意

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
等到官鞫問間百戶汪清又贖駕帖於本月十

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
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為事體之不一何則事

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准起人之
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
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無印信則死於地由是言之

重案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由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踪劾奏矣

手可執之權要向者履虐銀之尾捺虺蛇之首真
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非臣私家之事

千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心
之向背且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

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擢傷
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

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始有甚焉將來之
禍誠不可測錢能等所為之事始有甚焉將來之

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陛下言之
况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

會問攬擾夷方之事本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
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與否朝廷自有祖

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
告則是黨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

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為乎且忠
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

安用臣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
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為

也勝此情惻于冒天威
不勝戰悚待罪之至

御史唐龍乞錄忠義後廢疏
臣奉都察院勘合劄

右給事中毛憲題稱各處遭賊地方文武臣僚有
能死義者不問大小俱優加贈謚錄其子孫下逮

胥吏一體旌異等因本部查得先年山東直隸河
南江西四川等處地方流賊生發各該巡按紀功

等官奏報死難陣亡人員如四川按察司副使馮
銜等俱該本部具奏節奉欽依馮銜等各贈官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下三

廢子入監說但中間或有遺漏未蒙甄錄所以給
事申毛憲復有此奏合無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巡
按御史查訪覆實具奏定奪等因備行到臣考得
雲南誌及諸文典先是元梁王據雲南境土侍陵
弗服我太祖高皇帝不欲遽與師旅以前翰林
待制王禕文章節行取信外夷乃於洪武三年

命禕前往招諭禕見梁王歷以天命人心之所
歸與國家所以綏懷之意為之開說退復委曲論
其臣屬梁之君臣雅敬禕聞言駭服即欲來降會
元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脫餽餉且欲殺我使
我梁王持兩可決脫脫脫劫以脫言必謂愈急梁
以固梁王意梁王匿禕于民間脫脫脫責謂急梁
王不得已出禕脫脫脫欲威辱之禕大聲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爛火餘燼尚欲假息

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死
而已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
害時六年冬也又八年復命湖廣行省叅政前
刑部尚書吳雲招諭時梁王使其徒鐵知院等二
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所獲械至京師釋之命與
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等共說雲今胡

藝文志第廿二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四

服辯髮詐為无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給梁王不
可奪殺之後該禕雲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詔
事及該巡撫雲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詔
續具雲死事各奏蒙朝廷制命贈禕翰林院學

士賜諡忠文雲復贈刑部尚書謚忠節並祀于雲
南賜廟額曰二忠雲子徽得恩補國子生任交趾
知縣没于官臣惟忠義之在國家猶元氣之在天
地也故自古人君待忠義之士既追封其身以報

其死尤官其子孫以世其祿蓋以其身之所為者
難而關於國家者大爾為照雲南執迷之心方甚
梁王胡孽點若猛獸且梁王是時執迷之心方甚
悔禍之機未萌翰林院學士王禕始以孤身深入
強其不飲查其所怒蓋踰必死之地爾人孰不危
之禕受命之際不懼不沮比至與梁王君臣陳
順逆明利害極論天命人心之際拘留四年艱險
萬狀既脫脫欲加威辱禕以義弗受卒死之後刑
部尚書吳雲受命繼至奮敢如禕鐵知院以後胡
服辨髮加雲亦弗受死若禕與雲所為皆可謂極
難矣况國初胡運始移士習未定禕與雲首奮七

節故百餘年以來士皆知殺身成仁之美伏節死
義之事近者流賊爲害副使馮傑等或戰陣亡或
守城死雖國家教化培植之所致抑亦掃與
雲爲之倡也夫西漢名節起於蘇武唐自呆卿罵
賊而亡遂有巡遠諸賢掃與雲事蓋類此則其所
關者尤大視諸尋常不同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
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曰貧賤不能
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掃與
雲實有焉夫封爵贈諡建祠秩祀朝廷所以待
之者雖云厚矣然副使周憲知縣段多等俱蒙廢
子世襲百戶掃之子孫及未甄錄雲鍾摩子一廡
亦不再延于世此實遺漏之大者今給事中毛憲
所論正指掃與雲之類爾臣又訪得掃劾江金莘
府義烏縣入自其孫汝舉進士以後子孫曰寒雲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子孫以雲死故貧不能還
籍流落湖廣江夏縣言之俱可憫痛如蒙乞 勅
該部查議將王掃吳雲相應後嗣一體甄錄俾俱
享有世祿之典尤於常例外特加果以示重焉則
朝廷無遺典入 處置地方賊情疏 臣據雲南布政
心無遺恨矣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五

象議劉鶴年呈據委官某等呈稱親詣平夷勸行

拘被殺千戶徐子男徐阿保供伊父平昔捉賊勤

勞因見霍益州賊首向空勸阿空宰專一糾賊劫

搶父預先揚言定耍將各擒拿解官以致阿空虧

阿空宰得知彼父伴送客貨被騙至黍子溝亂刀

砍死等情轉呈到臣切照雲南地方東接交趾西

連番夷南轄木邦緬甸實四州貴州之藩籬也曲

靖軍民一府所轄霍益羅雄南寧共六州縣由府

西而趨霽益之中路以達四川山峽曰西路由府

東而趨霽益及羅雄之旁徑以達貴州抵湖廣常

德分而南之江西浙江南直隸雲南東北之雲南此

直隸以總會于京師曰東南路尤雲南之樂疾也故

雲南弗靖則川貴搖動曲靖阻塞則雲南坐受其

困殆未有藩籬壞而室家無事樂疾病而飲食下

咽者也緣本處土夷民野盜賊乃其性焉况值連

年水旱饑寒切身有致之之深有常之賦歲供無
名之征日出強豪貪暴相聚以誅求者時復不免
有趣之之道此雲南一省之通害也曲靖二路客
商往來貨物叢委有招之之端霍益與貴州通安
烏撒四川烏泥站等處俱連封接壤冬路苗匪勾

引聯絡聲勢相倚有聚之由本州土官知州安
慰務窮取其民而民無所應只得取之於盜且上
舍安曰連結村寨陽為保路之名陰肆通賊之計
又有驅之誘之之事此又曲靖之害也故致前項
盜賊縱橫四出居民行旅受其荼毒雖其來日久
未有如今日之多金滄洱海臨元各地方固無處
無之亦未有如曲靖之甚者近該都布按三司會
議查舉舊例添委都指揮葉輔并指揮張鑑分行
督捕又皆庸材凡器土坡豈有變化之靈木偶又
無作用之性實亦不足恃焉度諸事體惟責成分
守分巡官員乃為當爾金滄洱海臨元三道事勢
較輕守巡已可料理况關隘兵備駐紮之地止離
洱海三日臨元有臨安兵備見在駐紮各往來扼
督核亦周密曲靖安普道所轄地本禁喉賊充
猖獗守巡官負無管省城既無父對之勢生理民
事又無調軍之責故督責雖嚴而機終有礙分任
亦切而事卒未寧查得廣東廣西二處多有分巡
兼帶兵備蓋以夷方盜賊出沒無常分巡雖均有
地方之寄倉卒用兵則非其任故兼以兵備深得
治夷之道矣又查得曲靖府州縣已屬臨安兵備

藝文志第十一

卷之十四

四十六

帶管但需益州雜臨安一十五站山高路遠件涉
之間動輒彌月臨安密邇通安又係十分緊關之
地兵備官負不可一日離者顧此有失彼之患圖
內有疎外之虞遠近不傍鈔急無救豈所謂名存
而實亡者哉大抵盜賊夷情不過擄與剿二者而
已事情重大固由鎮巡若前項盜賊迺同烏合志
在狗偷付之兵備始有餘矣蓋兵備久駐其地無
事之時謹脩武備振揚兵威賊已先不敢犯一有
小警則設機振策以時撲捕朝發而夕可擒雖有
姦黠自難久容官雖設而負不加添事若更而制
不失舊所以救本府地方燃眉之急者實在於此
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合無照依兩廣事例將分
巡安魯僉事帶管兵備事宜在於曲靖分司常川
駐劄請 勅一道使督率軍衛有司土官等衙門
平時則操軍馬脩城池精器械聚糧餉團保甲立
營大點關哨搜山箐一週前項盜賊生發卽便分
兵而出以時撲捕毋令滋蔓如或事情重大具呈
鎮巡衙門議處停當然後施行臨安兵備分管該
元地方而上庶幾事有責成機
無阻滯盜賊可息地方得失矣

都御史蔣宗魯奏罷屏石疏

照依御用監題奉 欽依事理行令有司等官依

式照數採取解用內開大理石五十塊見方七尺

五塊六尺五塊五尺十塊四尺十五塊三尺十五

塊等因案行按察司分巡金滄道分委大理衛指

揮陳文周之晃太和縣知縣蔣文順督併石匠楊

景時等照數採取擾乞憐急救邊民以安地方事

連董濟等連名告為乞憐急救邊民以安地方事

內稱嘉靖十八九年曾奉勅取大屏石難尋崖

嶮壓傷人衆及至大路行未百里大半損缺重復

採補沿途丟棄所餘石塊二年之外方得到京至

三十七年取石六塊見方三尺五寸議令尺寸總

其四圖自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入山採取至十一

月初二日始運至普湖地名小孤山因重丟棄在

後凡自大理至小孤山止有三百餘里自六月至

十一月共計五月餘日以半年之期止行三百里

之紐未免有遺 欽限徒勞無功敢昧死告乞轉

達奏 請量減數目不致重因等因又據石匠楊

遵民得全曠命驛傳不致重因等因又據石匠楊

景時等告稱原降尺寸高大石料難尋且產於萬

大懸崖難以措手縱使多方設法採獲前石又慮

崖逕崎嶇勢難扛運軍民蟻命難存伏乞轉達等

因俱批行布政司會議該掌印左叅政侯一元會

同二司掌印按察使范之箴署都指揮僉事魏俊

為照 欽取前項大石內六七尺者體質高闊既

難採取又難發運益雲南地方僻在萬里舟楫不

通鳥道羊腸迂曲嶮窄與中州道路平坦者大不

相同據着民股嘉連等石匠楊景時所告先年採

取三尺石塊自大理蒼山起至沙橋驛陸運祗有

五程勞費已踰四月供給不敷前所過驛擾軍民啼

泣今復取六七尺者其難尤有十倍况擾軍民無

荒題 請免量減尺寸庶得不堪命似應議慶合無

命等因通詳巡撫蔣宗魯巡撫孫用會題議照

者尤宜審度我 皇上如天之仁不冒海隅愛養

元元無所不至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况前項屏

石歲不常取者乎臣等奉 命以來夙夜兢兢不

遑寧虞惟督該道有司等官親宿山場仰遵式取

藝文志卷之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重刊

進用匠作者民人等俱稱產石處所先年採挖山洞

峴塞崖壁懸陡三四尺者設法可獲其五六尺者

體質高厚勢難採運且道路距京萬有餘里峻嶺

陡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豎擡則石高

而人依橫擡則踈窄而石大雖有良策委無所於

今以大理產石蒼山抵滇省僅十三程耳尚不能

運至何由得達于京師是以官民憂荒計無所

出節經司道議擬要將採獲三尺四尺者先行

進用五尺者一面設法採取六七尺者既十分難採

或量減尺寸或准停免以蘇民艱實出於軍民迫

切之至情萬非得已而敢冒罪罪上聞也如

皇上軫念萬里遐荒夷徼民瘼勅下該部再加查

議行臣等欽遵奏給會試舉人勘合疏懇乞天

施行邊方幸甚請給勘合以便會試事據雲南布

政使司呈奉鎮巡衙門批據雲南等府舉人劉安

民等呈俱批布政司會議通詳奉此該左布政使

周復俊右布政使袁襲裳會同都按二司按察使

張希舉署都指揮僉事潘雄守巡提學舟備等官

右參政宋國華等議照雲南去京萬里舟楫不通

比之他省未免有阻及查上年聘取考官若無應付則途

路艱難未免中止又查上年聘取考官若無應付則途

員亦為道遠所阻合無查照歷科事規允遇會試

聘取供填給勘合應付仍乞會本題請永為遵

行等因呈詳到臣會同鎮守總兵黔國公沐朝弼

巡按御史王大任為照雲南雖在荒服適年以來

仰荷我皇上聖化涵濡文教覃敷一時人文丕

變雖山林巖穴之士彬彬然咸知向學以求觀光

於以聖明輦轂之下故科目之選視昔漸多其人

嶺陟箐石磴穿雲盤旋崎嶇百步九折比之他省

尚高有舟車可通者迥不相同臣查得先年舉人會

試及聘取考官俱該布政司起開應付近因奉例

裁革以致上科聘取考官不到者二員而新舊舉

人赴京亦止十之二三志雖切于奮庸勢誠難於

向往今據舉人劉安民等所呈經三司各道會議

前來似應題請如蒙皇上軫念萬里遐荒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比照順天府取考官與新舊

貴官員事例將雲南新舊會試舉人或五名或三

名及考試官員馬疋廩糧量定數目請自上裁

藝文志第三之八雲南通志卷之十四重刊六

每遇開科之年先期編發勘合行臣等欽遵填給
永為遵守仍將填給過勘合於年終冊內壹體
奏報庶多士計偕不見阻於遠道考官稱便亦增
重於文衡而於我皇上文明之化國家實興
之與益光昭於
遐荒之外矣

藝文第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前四七

記類

元 郭松年大理行記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

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祿品安邊白崑皆三府

文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

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鑑面

故舊名鏡州張氏進不求時州北龍興和岳忽五色

雲起蕭索輪困終日不散人為祥州居雲之南

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不戒雲南而民種

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瘠按唐史嘗置

許為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漑之利達於

雲南之楚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

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崑甸

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湊

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崑

赤水江面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

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

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

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土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

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為武侯所立非也

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賧也山形四周回

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

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漑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

早雷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脩竹蔚

然深秀中而建峰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晴有

徵州人頽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

成王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即此地建通知寺其

殿像辟繪於今罕見意高原既城澄其地空而不

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城澄其地空而不

畊乃世祖駐蹕之所也近歲州家建一佛宇遇日

望焚香祝壽蓋以報聖恩之萬一焉川行三十里

至河尾關即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為梁長十五丈

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霓然順流而下約一

里許有石門巨石橫楫號石馬橋為群波爭道之

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

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即蒙氏之所築也西瓦

蒼山東躡洱水其高壁危構巋然猶存入關十五

里山整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乃點蒼之奔衝也

善文 卷之十一 上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十七

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

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為和在城中故謂之太和

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舍徙河西乃築此城後

關羅鳳以張虔陀讒構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

因自結之吐蕃受鐘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

號蒙國大詔德化頌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

在卽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

名神武王閣羅鳳贊普鐘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

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

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坻龍首關

於鄧川之南龍尾關於趙險之北昔人用心自以

為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

下良可嘆哉此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

大理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畧

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畧

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

數以致冠婚喪祭之禮于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

善盡美其規模遺風焉為夫點蒼之山條岡南此

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為夫點蒼之山條岡南此

百有餘里峯巒岩岫紫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

河竇海泉源噴湧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

岳光倒景吹風隘雲神龍所宅歲早祈禱靈昭

著派為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霆

浪穹涉歷三郡滄瀛紫城之東北自河省南盡河

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

九阜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

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

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如若壯手不

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如葷飲酒至齋

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北有崇

焉是為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

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二百餘尺凡一十六

級樣製精巧卽唐遺大匠恭翰徽義所造塔成韜

義乃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有上山寺凡諸

寺宇皆有得道君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

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

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而得道者戒行精嚴日

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煙日

靜境花木禪房水瀧瀧循堂厨至其處者使人名
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
走則鶴慶麗江周行
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歐陽玄陞姚安路記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為姚府居南詔八大府

之一其地有崇山修谷平疇廣川饒麋鹿魚鰲之
利其土宜黍麥穀稻其民尚美俗樂善事嘗考其

載訊高自昇泰相國六世之演習隆習者彼國牧守
為姚府越巂會川三郡在位歲深丑世祖皇帝以

之稱也奉命征雲南段氏帝在位歲深丑世祖皇帝以
潛邸奉命征雲南段氏帝在位歲深丑世祖皇帝以

子政君入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守政君卒子
明襲天曆戊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世濟忠孝

自遠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乘黃楮幣稱是命陸
姚州為姚安路明為姚安路軍民總管留遣明年

阿海率邦人禦賊于險倖誠甚眾適王人督師權
委阿海攝姚州判官行州事至順平辛未夏明始

還鎮賊退兵解民馴復業乃初姚安路軍民總管
藝文志卷之二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府於是招流離撫構貳關汚萊還侵軼既乃繕官
舍葺郵傳定民賦峙軍儲姚安父老黎庶咸自慶

幸相率言曰州陞為路以高侯之故若之何相與
改觀以求無負聖天子之命以無忘我高侯之會

伴來請辭余讀春秋有當時諸侯有始封為公或
先善侯後乃書子尋復書伯意其有褒貶也說經

者以謂列國朝聘之儀各有差戒時王之法不行
諸侯之國日削往往儀不備物則有降殺以從儉

信有是哉何其不振也高侯當納欵之初貢匪不
絕及更兵之後侯度不隳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

是賢於春秋之諸侯者蓋嘗論之世祖降府為州
將以易遠人之視聽此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為

王將以固遠人之心志此柔遠之經也文宗改州為
之吏民者蓋亦思曰昔為州貢賦附庸於大邦獄

訟受成於上府今為路失言可以專達事可以專
決推實使之然哉其能清白以承休勤敏以趨事

斯則吾民之報邦侯也為邦侯亦蓋思曰州陞為
路恩至渥也吾以遠方之俗求自列於中國之勤

累有道乎亦惟曰漸被聲教而已於是近聘荆蓋

關陝之士以為民師遠購洙泗瀛浴之書以為民
學異時焯然聲容文物之盛非蜀之文翁闔之帝
袞數豈復有邊鄙震也哉斯則邦侯之報國家也
余叨天子禮官當宣上德化西南而望雲南距輦
較萬里嘉遠人之有志於
斯文也故詳說以告之

國朝

程本立黔寧昭靖王廟記

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
是故湯之興阿衡聘莘野之夫周之興尚父載渭
濱之老曰漢曰唐若我大明皇帝之於黔寧王義

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於黔寧王義
者未之有也何其盛哉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

陽定遠縣人八歲而孤遭元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
隨母逃難母亦病歿無所歸謂上濠梁

為測然與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上
卽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髻亂不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
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

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五十一

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為
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

以同知大都督填撫關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實
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處機務舉無留滯稱

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定
按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

口獨克灰山全寧嵩州高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
李宣倅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

川藏抵崑崙山倅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
萬闡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戶乞失如夷其

山西諸軍征朵干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如夷其
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蕃酋曰汪

舒朵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
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

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是倅
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栢匝刺瓦爾密

其元之遺孽特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速逃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

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

普定普安皆下之苗蠻可渡河塔克之柘匣刺瓦
 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
 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
 靖王曰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
 心乃可破也于是信道進師未至白石江忽大霧
 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
 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傳征南亟欲濟
 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沂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
 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盾欲亂其軍
 奪之氣却數合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
 聲震天戰數合里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擒
 里麻俘甲士二萬馬一萬死其軍橫屍十餘里相
 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北島中先縊其妃而
 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山焚香遙
 拜以迎王師王入鄯開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
 并官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
 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
 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略建昌潯江臨安元江尋甸
 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黔山西河為
 藝文志卷之二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四
 將取之土酋段所築龍象五萬搃龍關牢不可破王
 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
 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
 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
 捷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兵下鶴慶麗
 江收三營若破石門關略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
 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鳥撒以東越
 嵩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
 長官司一百八籍其地烏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
 與傳征南合攻以守之斧克關諸蠻部乘之以叛
 牛年數萬計王師已求鄯開諸蠻部乘之以叛
 城二十萬眾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弩於
 岬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急則出擊之
 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
 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
 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
 次邵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猶據險立柵悉
 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郡復定

奏聞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從疎其節曰以

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

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冠祥掩而

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

鐵之平緬叛結若於馬龍他即甸之摩沙勒遣都

指揮使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叛據

烏路山為若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帥雲

南兵與京畿大酋阿資叛遣甯正討之殺火頭

志等五十人俘男女馬牛皆以千計阿資頭

山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

討平之普安酋密既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

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酋

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酋曰者滿曰

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輕騎三萬眾寇定邊自

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萬眾寇定邊自

萬眾乘三十三象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

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日寇集眾驅百象

以陣象皆背負欄楯左右以大竹筒置鎗其前

乘以標之勢恃以張左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

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劔者一

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鋒星流煙飛雷

擊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

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塵眾復前王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五十二

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高旅選凡民之

田不以其子詣王降王請于朝立衛越州遂罷

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

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淺犬霖雨汎濫池之

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于朝立衛越州遂罷

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

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衝殺獲其眾殆盡阿資

死渠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矣阿資

萬級俘萬人斯復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首三

死渠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矣阿資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以戰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

俊秀與諸道之子弟入雲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飲酒禮于學民之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繒綵百匹

為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於王也復

食踊勸幾絕及再鎮之明年哭皇太后三日不

享年四十有八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

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

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

禮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

至自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

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

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塋上遣使

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使祭者再塋之二日

春築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干萬兩明年

詔大帝以大牢祭王功臣奏請上可許之又明年廟

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可許之又明年廟

藝文志卷之十一雲南通志卷之十一

成父老諸酋請南立紀王勳德刻諸廟石嗚呼自

宋靖康之亂夷狄入中國百五十年而極於元矣

釐腥穢濁神憤人怒天命我明掃除滌洒永

清四海以承天統於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

於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斯民之

大幸與王之治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

而事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

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任其人乎王

於漁溪周子之太極圖橫張子之西銘西山真

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圖與

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於石立之雲南府學

有愧於斯手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爲大菟設之體

非將相之才無以爲大蘊蓄之用王能兼體之宜

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

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莫高於山嶽

莫大於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滄埃奚替其萬一行

老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

錄述之因系以詩詩曰

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乃賚以旌龍興

雲

明

雲

雲

雲

從日出膺息勇奮其力智角有能焯有聲烈則惟
黔寧黔寧始生丁元之末乳榮維年天其我割匪

曰割之實將啓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試
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

汝績其疑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僉大都
督繼升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勳西平是封建侯

襲爵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
世無戮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滅胡虜威行四夷

惟彼西南古之六詔元有遺孽以我聲教 皇師
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龍爾劉爾龔樓船載我格孤

羅鬼攸柁簇我坤迴山孽濤淫悠悠精刺我堵敢遏我
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雷如雷大戰白石手縛

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
之遺孽破卵覆巢我老歌舞迎師於却段世亦擒

罔有不眠班師振旅獻俘授醮摩步旆順望裸荒
河尋傳漢棠婆羅秦婆烏蠻白蠻東蠻西蠻穿鼻

長鬃黑齒繡面麗水金甌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
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上城門八百媳婦

版圖既入職貢是脩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
藝文第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五十四

斯撫之赤其寒一視同仁無間遠邇 詔汝西平其
拜夙夜旒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于懷之亥艾夷

縑崇于田之萊于羊于狼以膊以磔于彖于苗以
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教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

夷人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思化弱肉強筮今也奚
幸昔也奚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朽

我羸西平舖我西平緒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于維
之命維 皇之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母解踊而哭

匍匐而走 皇九重眷注一日哀 聞驚動朝論
祭以文數備禮祭有詩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冢嗣

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棟江寧之
罔有鬱其北夷入不志滇則有朝金馬 敬思堂記

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敬思堂記
市即位十有五年大兵平西南夷而黔寧王鎮之

既十年黔寧薨 皇帝以其人之不忘黔寧也
命嗣侯歸之鎮初黔寧之薨有歌之者曰孰為我

父孰為我母無母奚居無父奚拊天夢夢平莫恤
我窮乎及嗣侯之來有歌之者曰于獻于獻是子

是軒維黍維稌以饌以饌我有父母先王之子意

孰謂夷狄不可治耶然人知夷狄之可治而不知所以為治知所以為治而不知所以為治者

何道也道以出治學以明道靜以成學其黔寧乎

胡以知之以簡重沈默而如其靜也以尊信夫太

極圖西銘而知其學也如是則於治西南夷也何

有嗣侯若曰我考憂勤惕厲於茲土有年矣兵食

之不足思所以足之民生之新之簡節疎目思有

者思所以來之汚者思所以樂之蠱蛇驅豚魚乎

之我其不露仁治思共朝夕以思之蠱蛇驅豚魚乎

在天子之命哉於是名其燕居惟續孔孟傳欲其身

在是而有所警於心也愚竊惟續孔孟傳欲其身

也微斯人天理不幾於熄乎太極圖萬化之源也

靜太極圖之一貫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其性西銘之要也斯為先王出治之本矣豈不為

嗣侯繼志之本乎本之如何敬以存之思以擴之

而已武王聖也克殷而問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

而尚父以皇帝顛頊之道箕子陳之以洪範曰敬

勝急事曰思曰睿睿作聖尚父告之以丹書曰敬

則君子修之吉之謂也西銘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言也是故敬思之體為甚微非求諸先儒之說無

以知敬思之用為甚著非徵諸先王之烈無以見

非愚之移也天下之幸也故書以為記

王景常龍泉山道院記

泉崑明二十里有山曰龍

深稱之湧泉漫出鱉魚數百伏其隩每歲旱則雲

氣勃勃而上或以為有蛟龍焉自蒙段時水旱必

禱禱則雨暘時若其泉斷而東南流漸田數百頃
民賴其利元初嘗構祠崇之中遭兵難祠毀
明平滇陽環山岑為此今西平侯沐公以為此邦
徵是泉禾稼且稿死而伺宇弗葺神靈不棲歲甲
戊肇于泉之傍構祠以棲神乙亥又擇地之高亢
構道院一區以為之鎮院之東堂曰棲真寘遊之

所也西軒曰超玄休偃之所也北為重堂以奉天
神像左右庖馮秀守羣翼有仇又上五十弓復構
草亭以備觀覽一日丘坂瀟漫數百里碧鷄王案
諸山羅列几帶東盤西紆輻輳如束真世外之秋
源也既能與雲雨見惟物則祀之以其功在生民也
也而能興雲雨見惟物則祀之以其功在生民也
今是泉也既有澤物之功又有休徵恪以應祠而祭
之宜矣沐公繼黔寧王之緒温恭儼恪以度以寧
神亦永有非徒欲俾斯民請記于后因系以詩
曰龍泉之山有湧者泉蛟龍迴旋而為深潭我
裕區奄為膏腴盤盤困有官津新以迓天神
輪雲馭從龍上下洋洋東宇有報者祈景尤
降臨孔夷明明我侯誕聞靈休以疏民憂民憂既
弭神具格只維侯之祉雨暘孔時藹診臨安建府
不滋維侯之肇侯曰匪躬萬福攸同

治歲月記

皇明移元日月于強悟叶浹之交辛之
干龍星伏酉珍顛退劉臨安平徙治建

水寄釋宮

更次率大荒落落決三百七十三辰弗違
立通判許羊大懼弗職諮於司幕議合乃于農隙

藝文志卷之十一 合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五十六

建府治于中城基廣三百又六尺葺歲紀也修倍
而加八九九陽之數也聽庶垂罔凡為壘陰墜
填塹而不丹昭民利也鳩工于屬縣齊民力也後
興于暢月某甲子落成以錯之後甲浹二辰不踰
也備工皆屬吏以能集也鳴呼春秋謹於防與作
歲月筆而不削今大後告成微歲月何以示後
屬吏請書于石不辭通判字師尹大名入籍於
管守端輩皆有聲同幕郭善屬吏建水等州同知
李其凡
若千員

劉有年南樓望遠記

洪武十有四年秋九月
上以西南諸夷弗庭出師

之遂命大將軍西平侯駐節雲南以鎮焉候布
恩威敷誠信招徠適宜不二三年叛者服窳者
疆場悉定民物康阜輿內地等乃於十九年冬董
士卒浚隄固壘宏大厥基建樓於城之南門層
三輩棟宇百尺巍乎翼然夷人觀者莫不目駭
神有足以畏服其心侯於暇日登臨百枝擁集
佯眺顧慨然有感於中因題曰南樓望遠命下
劉有年為文以誌之僕惟志遠者不勝乎近志大

者不存乎小侯承上命控遠藩籌策之良固不
在乎小者近者矣特以登斯樓也東望九重於
雲霄之上雄心耿耿慨然而興補報之誠西視諸
夷如掌握之中雄才烈烈慨然而奮縱擒之畧是
則侯之所望也固遠矣至若嚴百司與教化練三
軍明紀律令行禁止用夏變夷為國家千萬年
之計此其望也又遠矣豈以滇池之廣大華之高
金馬碧雞之秀為心目之近寓焉謹筆其詞為南
之構望速

周洪謨巡撫都臺碑記先儒謂雲南三代以前未

命義仲之宅南交在今雲南之西徼是唐虞之時已通中

國卽所謂建長而來王者三代相繼蓋莫不然迨

周末既塞始拓於楚莊驕再拓於秦常頽至漢始

郡縣其地然歷代以來率以為外羈縻不治而求

其土俗之變窺境中土人才之出累登甲第惟

聖朝為然巨古所未有也是雖本於職列聖之漸

義摩禮陶樂洽之所致抑亦該官分職經理之有

道焉是故有掌大綱者有理衆目者有兼括大綱

衆目而輯寧之者何則委世置臣以鎮邦土建都司

以治軍旅樹藩垣以宣政化置臬司以明刑罰此

掌大綱者然也為府者二十有一為州者三十有

八為縣者三十有三為宣慰者有五為宣撫司者

三為長官司者十七為衛者十六為軍民指揮使

司三為守禦千戶所六此理衆目者然也大綱既
舉衆目畢張每歲遣監察御史相繼糾治又命
都察院都御史一員職專巡撫總風憲之綱領典
庶政之樞機以肅百僚以貞百度以清民瘼以祛
奸弊此兼括大綱衆目糾治雲南乃建察院於崇
始於永樂二年遣御史糾治雲南乃建察院於崇
正門內正統初乃改察院為都臺勅都御史武靖
鄭公巡撫其地乃改察院為都臺勅都御史武靖
召還京師其驛宇遂為鎮守內臣所寓成化十
年木邦不靖兵部會多官議食謂宜調大軍征剿
謂木邦地極炎瘴宜事招撫不必剿擊乃勅都
御史程公宗等往其地撫諭諸夷順服遂具象馬
寶石赴闕謝恩上大悅乃降勅旌公等所
賞賚尋留公巡撫其地時鎮守太監王公謂于所

居即往昔鄭公視事之所乃謀諸司官單公總戎沐公宜後以爲巡撫官廳事且命有司重加脩葺其地廣十六丈有奇輪四十五丈前爲堂曰寧邊後爲堂曰正巳二堂之間貫以縱屋其左右爲文案之室胥吏之居寧邊之後爲廨舍間以垣翦前爲正寢後爲燕居之所東西各翼以廊書齋庖屋井亭疏圃皆無不治外四周繚以崇垣前建正門南曰巡撫都臺正門之左有三司廳正門之右有府衙廳經始於成化甲辰春畢功於是年秋既而公有少司寇之陞而貴州方伯章公遷副都御史往代公任於是藩臬諸司乃寓書米屬爲記予故因推 聖朝作治雲南之梗槩以告諸來世

商輅重建雲南按察司記

按國朝洪武丙子設雲南

治爲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不過易初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莊君欵奉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百司之地而隘陋若此可乎况邊方寧靖時可有若復失之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案謀諸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公瑄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五十八

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造本司而衛諸公慨然稱善乃合辭具疏以聞上可之事下既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厥事錢冰二公首捐白金爲倡一時在位皆以俸貲來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德方明專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材木磚甃丹漆之需悉出於公採辦營作興築之後弗勞於民凡建前後堂經歷司照磨所儀門正門東西吏廡廡宇獄禁以至廩庾泡漏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味重門軒豁庶幾不厭而肅古憲府哉莊君述典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所居弗稱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一新吏民爲之改觀端本澄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慨然知惡之不可

入

列

為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埃無愧於興建之功憲
職脩舉不負於付托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予
故為之記

李東陽可貞堂記

雲南方節婦曹氏所居之堂曰可貞

者也節婦本宦家女歸方公公珮甫數年年二十
九而寡舅姑老且衰諸子皆幼不更事家攻叢委
節婦矢不二志去容飾薄滋味痛自推足則脫簪
績以供饋養凡喪葬婚嫁極力營辦不事亦畢治
珮方氏世有武廕公珮未及嗣長子政亦早卒至
是次子敬襲指揮使敏為義官而矩習舉子業方
嚮庸進節婦泣謂之曰吾不幸分當死所以不即
死于地下也弘治初有司上其節下禮部覈實
詔旌其門曰貞節後二年節婦亦卒年五十有三
而已後敏以軍功進都指揮僉事獲贈公珮如其
官節婦為淑人矩舉進士歷官濫科左給事中擢
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其一女適都指揮僉事李增

藝文志卷十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四

五十九

賦之多至若千往昔而斯堂固存大天子又從而

二義不可不貞與如是而後可貞也地之承天機

不外見而承載發育歸于有成非有正固之德含

畜持守久而不變莫之能也臣之於君婦之於夫

也亦然節婦之志誠懇矣然使當時意氣所激決

於一死則箴箠諸孤將無所倚以為命况望其藝

學之成沈譽聞之輝赫家業之昌且大如此哉此

貞之德所以不可無而亦不易成也且敬之在帥

圖方運籌效力期立功萬里外而矩又慎守守勤

民事敷天子惠澤于一方文武之務各分其職
殆無負乎為人臣者其有得于舍章之教矣乎予
又聞公珮通書史敦行檢管還遺金三百兩人稱
其義而以婦節婦之有義節錄行于世詩云刑于
寡妻然則節婦之刑固於是乎在矩子禮部所舉
上也請子記名堂之義故迺其所自出者言之

王直惠宣堂記

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古荒服之

下不鄙棄其民命將出師往撫定之因其舊設府
縣以化誨焉而臨安實為大府其所統五州四縣

九長官司有地幾千餘里古公侯之封不過也而
 昔之為守者率因陋就簡解宇痺故不足稱一
 郡之望昔洪武二十二年通判許莘始來是邦乃
 撤而新之門堂廟廡庫藏廡庖暨燕嬉之居寢息
 之舍靡不畢備蔚然改觀遠邇歡慶虛三十餘年
 而莫有繼治者於是稍頹毀焉永樂二十年知府
 陳侯自思南改臨安始至問俗之不便與事之不
 治者次第罷行以利民周視屬舍大懼亦廢壞不
 可治乃脩其弊廨補其缺敗擇其腐者而易之然
 材取於山力取於民之在官者而郡人不知擾既
 繕完矣名其公堂為惠之堂蓋曰天子之恩
 惠予文為記將刻之石以貽久遠予謂陳侯可為
 請予文為記將刻之石以貽久遠予謂陳侯可為
 知本者矣夫天子有惠下之仁而不得親布於
 民故擇守令而任之是豈私於守令哉凡寒欲衣
 饑欲食幼者欲長老者欲安寃抑者之欲得其平
 勞苦瘦頹之欲得長老者欲安寃抑者之欲得其平
 設守令之本意也然今有不職守得以劾去之不
 難也惠以速下非其職之宜也哉厥今為府百數
 千為守而若盡職以惠下予不得而知也獨推
 陳侯之能如此則臨安之民受其惠可知矣夫既
 能盡職以惠下而昭揭以貽後後之登斯堂者
 視之不惟知前人之功思葺治於無窮而亦皆思
 盡職以惠下則臨安之陳侯名禮字正言予同邑
 啓之也故予樂為之記陳侯名禮字正言予同邑
 人以進士發身許莘為翰林州同知左遷
 為通判於臨安皆有文學才聞於世云

鄭顯雲南按察司題名記

未陽李君朝用由浙藩

既期年法令明肅政化大行民以晏然於是考尋
 舊章得前人之任官於茲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
 命揮人循省不朽徵言於予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
 運使副判官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宋有轉
 之職前元荆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
 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餘里洪
 武十五年都指揮司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
 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孚

洽聲名文物之美寢寢與中國等又慮夫暴民橫
吏之或作則人之嬰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
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總理憲綱
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
者必皆思自奮發勵廉耻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
無負乎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
之暇而為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
觀省與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已律人之道
庶幾憲度政令相與愈臻於善也余菲才正統中
嘗為副使於斯進其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
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
諫院題名所云者嗚乎可不懼哉

楊一清楊氏二孝三節記

江陰縣簿太和楊鉞既

記其家二孝三節者予曰吾滇南文獻之著稱大
理大理之著稱太和太和之望曰楊氏吾則知之
時謚其字痛父明翰翁早逝事母極孝母病嘗
糞文志第十一卷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糞知其刺乃焚香籲天祈以身代母病後延

其父母其廬墓時每旦必歸省省畢不入私室即

起墓所從父相繼歿又廬墓六年手植松栢數

百株慈烏白鵲羣集馴擾人謂孝感所致叔父宗

白事生母趙氏養母張氏伯母施氏旦夕供其旨

間缺有疾憂形於色延醫禱神無不曲盡三母安

之咸躋上壽比卒治喪壅禮而哀有司先後以

聞詔下旌其孝行予曰休哉孝乎三節歸治墓如

伯祖母施氏早喪夫時雍于官邸扶柩歸治墓更

式孀居四十年截髮卒守志終其身少無母趙氏早

寡欲自鴆以殉族姻勸之志孤尚幼汝死誰為

亦早寡其母迫無它訓諸子以成立叔祖母張氏為

救之得不死撫遺孤於成即宗白也後破藩入

旌楊氏三節之門予聞而歎曰節乎休哉夫子之

民不與行食稻衣錦之流滿天下夫死骨肉未寒

而從首他人者皆是也朝廷厲風教故凡以孝

事入或至連數郡無一人者二孝三節萃於一門

徵而後氏世澤之敷遺餘慶之昌行豈直大理之

望而已哉孝節有堂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

周公序之宗白事後出故不及書予鄉大夫也併

為書之鉅楊之宗子觀夫是請而其存可知也

系以詩用備太史氏之采焉詩曰有高者門鳥頭

雙起錫馭銜銀石獅蹲趾問誰所家巍哉若茲二

孝三節天子旌之天輝常有先念曰休哉楊氏

昏聞風穎泚珠聯王萃輝映後先念曰休哉楊氏

多賢人中之傑女中之式以裕後昆引之無斃

童軒重脩雲南縣儒學記為學必有常所學無常

業日易以荒心日肆則教無所施業日荒則學無

所就蓋自昔王者建國君民而必以是為慮故家

有塾黨有庠街有序國有學而士之歲脩遊息於

是而始有常所矣其為天下後世慮不亦深且速

哉聖朝法古圖治九有之內庠序星布教化風

行至於遐陬僻壤太山長谷之間莫不有學於

藝文第卷之二雲南通志卷之十四六十二

茲歲矣且雲南僻處化外五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文

郭公瑞雲南按察司僉事華陽曹公景按行至縣

顧瞻之頃相與謀而新之肆令兵民中有誤入於

辟者聽以金贖雲南故與洱海壤地相接兵民叢

處而雀角鼠牙者頗衆贖金日多於是鳩工市材

命指揮吳鑑專董其役備邑各以夫役相之經始

於足年之秋凡建明倫堂三區饌堂三區兩廡一

十四區戰門三區文昌祠一區齋宿神庫庖庾等

屋九區廡宇十區逾年落成學之教諭吉郡王建

古以記文來請予承乏提學用而巳謂體明德

是也德之不明則無以成已何謂用新民是也民

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以立其體由是舉而措之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行其用然後成已成物之功

于斯而兩盡矣藉使不務乎此或伸估俾業詞藻

璣等陵節以求成已之功事權術急功利舍約務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謂禮用其用而非吾儒之所謂用其如明德新民

何哉繼自今兀斯學之為師為弟子者要必講去
其非而一切以趨於是其不為彼也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其務為此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
熱然後脩之來來之積誠焉而由材焉而盡他日
施之國家建學圖治之意亦不負而郭曹二公興學
於國家建學圖治之意亦不負而郭曹二公興學
之舉為有光矣可不勉諸

張志淳新建趙州城記

不難於功之立而難於功之成天下不難於述而難於作
民而遺後世誠使創於功之時而功立者足以澤斯
民垂諸遠至於久而不替是有道而不至於傷財病
之猶不於義又况處之有道而不至於傷財病
謂功者乎於戲此城趙之舉所以有功於民而其所
地舊名驗驗自蒙氏以封趙氏而始有趙之名自
段氏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自胡元入主中國而
始有州之名自我聖朝遷州治於里仁鄉之東
而至於三耳山之建學立師以教以養而始有

藝文下第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三

詩書禮樂之習聲容文物之盛顧其地平衍而當
上之要衝其民繁庶而無城郭之防衛以故盜
連為群恣睢剽掠州人苦之屢疏築城事下有司
締繕下果皇帝御天下之二年適雲南按察副
使甫田林公俊來巡是道州人聞公名以築城請
公重崇民志又惟公私困竭不可易以興乃首遂
其州守而盡舉其侵漁之利凡若干不足則取具
於贖刑免後募義凡若干事方就緒而公同邑方
公守以雲南參政分守繼至胥與協心檢湖田之
私匿於豪右而未稅於公家者以衛諸民簿其賦
而入其直又允若干會濠沐公綜巡撫都御史恒
鎮守太子太傅黔國古濠沐公綜巡撫都御史恒
塘王公詔巡按監察御史陸公洪古閩林公
者分守指揮馬鉉達而敏楚慎簡有司之堪是任
栗鶴慶府推官簿廉而公以董工役視經紀而
千戶桑贊百戶顧經與夫州入之子來趨事者亦
有以激勸鼓舞之上下和會百技奏能以弘治已
凡季冬朔日經始庚戌季夏望日告成週以文計
凡八百四十有奇高以尺計凡二十有二厚視高

門半下廣而上銳基以石覆以瓦環統以隍開四
棟於上又別為二門以通水於下備計踰十萬而
無遠於民財計踰四千而無預於官望之言言足
以警諸夷之選孀而禱盜賊之窺覬州人樂喜以
息以嬉閱月盜作賓君白崖之間衆闕莫定而州
獨救寧逃難而城者魚而貫鳥而趨趾踵摩接用
盜誦諸君子之功有以被人人而垂遐遠請紀成
績志淳則告之曰春秋美城邢之舉昌黎誦水門
之績夫土木之興固未能舍勞費而為之然義取
得患雖聖賢不違計予他矧斯城之建其擇患為
尤切而又能無傷財病民以損厥偉功其為可美
庸列石以紀也

楊慎太極山道院記

太極之山作鎮安寧分金碧
之秀嘔樹鏗之靈本爰楷
郡乘舊曰石質是產靈陶假象康圭根蟠后坤扣之
無極昭景極玄厥維古矣樹以石垣建以神拓實
為上清之殿翼以老子之宮鴻衣羽裳胥此翔集
縷侶竹流復時瞻禮地既闕寂以高爽守又麗慶

藝文志卷之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四

而闡明井列連然闡春臺之熙欣於一過道避樂
其前登茲四望彷彿闡春臺之熙欣於一過道避樂
輒之止况乎御風騎魚食霞營魄載貌憑嶺乘鴻
躡狃猶魚鹽之鄉含章挺生乃台鼎英賢之密有
年恒同手畏壘沃野何謝乎梁岷豈伊人力良由
神賦或山無蒼嶽雲成煙火百室渴望三農疲懷
莫不精白首裡心齊霽禱遂乃雲族隨芻狗之陳
滄淒被猶龍之澤豈比夫庚桑之尸祝陳寶之光
景乎太守何君仕假守聽餘化萑蒲夙心成物
正民和神福宣泝條暇日聽訟悉晨萑蒲夙心成物
人外世守董君泝條暇日聽訟悉晨萑蒲夙心成物
善淵孔容契乎厓簫主守禦揮使李君鳳潮道於
珙璧颯超榮觀崇祥德以敢住兵服文采而隕於
劍吉德參會良願同塵有請於四君者曰實殿古
祀肇構今頽我輩測念共興斯筵費不煩於官府
貨自出於閭閻四君同然許之以嘉靖九年自上
春而經始至季秋而落成主茲役者致仕宿禪僉
事王君琮義官傳漢輩十八人又以碑記請於四
君而四君轉以屬於某鳴呼有其舉之莫廢也有

其作之可記也况乎老氏之玄宮也名邦之靈宇也四君之請也千載之傳也其可虛也哉遂因而筆之其相役者揮金者繪事者獲者審曲面曹溪勢者緇者之凡有事者皆鵠厥名垂於碑陰

寺碑記連然金方堂川寶地蔚何名藍寶曰曹溪原斯地也有異境焉伏流吐泉潮信日三游至科盈塵刹罔二爰有金甌號曰泉神卜其出潛定為

潮候林木翳蒼入境頃隔旁列洞穴石宇宵窳禪棲影息時翔歲集松籟鳥弄旦祈魚山之音風柯月渚夕港龍湖之鏡彈沐斜埃陶鑄塵想賞洽既并纏疴用弭相傳此宇在昔盛時樓殿撐天梵甍

沸地福田連阡歲入千鍾香積食措無慮近萬而以焯爛銷其記荊首露蝕其貞緝并使日月湮於

擇孟夏結大期矢丹誠弘勝願爾時雙林五衆附影成群遂葺廢燼以取新存什一於千百祖燈重耀法鼓再朗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宗風迥其曩誠

亦良若哉升菴子流成漠陰遺情繫末斯地斯徒蓋數晨夕因其怨請而著茲記垂後觀者俾勿壞

吳鵬重脩崇聖寺記

南中其刹之勝在崇聖一寺雪巒萬仞鏤銀灑翠時於其後碧波十頃蓄儉亭膏瀦

於其前層臺飛閣絳毀朱樓接麓連幢交輝萃影與晴嵐暮靄掩映蔽虧於松杉梧竹之間今人望而神爽飛翔翛然有遺世絕塵之意寺門三塔

亭亭王柱直上干雲此寰中之僅見者也危樓百尺鵲鐘在懸聲聞百里鮮有其匹塔頂有鐵記云真觀六年對建敬德監造則知茲寺其來久遠元

世祖南征駐蹕於茲勅土長段氏重脩五百年來噴竭力興復蓋自嘉靖壬寅經氏率其子弟齋其家

誌工几三閣七樓九殿百厦其位置之向背基砌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李公之擘畫釋迦毀九楹為寺之主殿主殿之後曰現瑞曰昆蘆曰極樂曰龍華皆梯磴而上偉麗深窈巍巍金像互相輝耀

由左之瑞鶴門而入則有二仙愧天門清都瑤臺玄元三清之境旁出則有斗母三元玉虛之宮般若之臺由右摠持門而入則有般若華嚴南泉圓通梵率大士雨花諸院至其最高處明有月波

共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五

樓艷雪臺焉此寺之大致也李公勤勞首尾二十餘年暑筮雨蓑曾無倦色蓋至是而蒼洱之勝始有歸宿之地矣微李公則山水有遺憾焉昔唐人纂十道圖以潤之棲霞台之國清荆之玉泉濟之靈巖為四絕若較其形勝恐四寺則有所不及也惜其僻在西陲輟輻鮮經騷墨寡及所幸擬靈鍾秀得若人以發揮之茲固造物者默有意於其間矣余昔督學南中嘗與李公同遊賦詩乘月而歸至今時或夢見適承書來欲余作記余掩書回首不覺洒然如執熱者之濯清風因淪茶剪燭遂紀之

何鏜遊點蒼山記

自勝景然去中州萬里而遙海內士人所希觀故載記亦缺畧嘗擬一至其地以償嚮往乙丑夏抄報轉滇瀋丙寅中夏始就道間

關五溪昔竹之境攀屨蹇兀險阻及中秋始至滇陽故為點蒼游也于時有武事又往來蠻箐者四五越月而歲云暮矣乃余轄諸銀場而銀場諸硯半在迤西遂以督課行部購後始發浹旬至洱海

藝云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六

與兵憲楊公遊青華洞別有記自青華洞而西連定西嶺盤歷迴望趙州平原過飛來寺見西連

大山積翠屏矗高出雲表山際白雲英英覆肩不散北來一水如耳如弓環匯山前即漢以來所稱

葉榆水今名洱海云過龍尾關西上支徑轉過巖居人家可里許為龍泉書院在風洞之下院左為

龍泉寺泉從山半奔出灌莽前有混混亭小憩下山行三十里至山中峰出挑溪之下入郡城在事而

倚窓對山峯崔嵬如巨靈端聳東偏見洱水浩蕩蓋于蒼山始識面也明日蕭下速三游聖寺出北

門里許西上禪院直觀音峯下各錯觀祠前古杉雲漢中者高三百尺其二差右各錯觀祠前古杉

青蒼奇秀數百年物也穿祠右上升閣俗亭又登老君菴見山雨林木佳茂問為王氏靜脩所遂合

諸賓渡小澗入坐佛堂賞玩前峰山茶花鮮紅大如盤可變乃小飲于前閣閣外樓林蕭蕭羅列可

手撫弄頃之下宴于海宇清平臺東燭行酒望城門燈火以歸又物外勝覽也開歲之二日雲川高

公戒游天臺寺寺在龍泉峯下從一塔寺西上可

三里見松栢叢茂為高氏樂丘左上一佛宇亦高
所新鑄入武侯祠脩調既出階右轉達畫卦臺舊
傳武侯征南中顧着洱奇麗停車于此數月嘗見
玉局峯下五雲縹緲雙鳳從空飛集乃攬轡躬行
荆榛中得碑列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其中築畫
卦臺以祭天今臺上有三皇祠外小浮屠環列如
八卦方位故又名祭天臺遂宴于前佛宮北院院
後有迎春花棚高丈餘周遭可五十武花幹大可
合圍亦百年物翼日中溪公具酌于無為寺薄午
輿過三塔穿松逕西北行過一村落于登里許渡
澗水轉上半里有白雪峯轟峙如屏是為蘭峯點蒼
之第十二峯下有白石溪寺中故有汝南王紀游
王磬碑燬于火山左有曬經坡又有翠虛臺萬松
鬱鬱坐殿中小飲出至前院後西向雪峯引酌移
時下入崇聖寺乘燭行矣由翠微堂右轉曲徑過
二三僧院上攀兩花臺觀海鶴亭尋松雪深處乃
夜不見雪即松下布席而桃花交松間咸以松雪
挑估詩句為令以所值飲酒又上五嶽樓談動至
游宴不知佳勝近在籬壁間及今游且值暮夜豈

藝文志卷之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七

勝地不可得盡探耶又聞點蒼四巔有龍漱名高
河周遭石甃水澄碧無底湫旁四周有五色杜鵑
樹皆大合抱花時如錦城每葉落入水輒有鳥銜
去踴躍欲往觀之而土人謂無路可攀又連日大
風震蕩珠為輿歛豈登游固別有時抑有數耶又
翌日赴苾城趙公游約循蒼山門城內北轉是為
桂香書院桃花艷發徑側流水自觀音峯梅溪入
城循徑入亭前石欄中為曲池欄中石甃方壇壇
中為曲折回旋水道水行其中隨流散坐倚杯為
樂前為石臺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故偉觀也
北行穿竹徑游可立望洱水及郭外川原故偉觀也
碑記故知前池乃李別園因臬使郭公營創觀游
之所損成業以襄羨觀即林木修茂若數十歲經
植者與眾樂樂李亦達人哉五日辛酉余南發
高太僕陽川楊參軍春江設饌郭外復至龍關訪
雪孛趙中丞遂取道關南循洱河往觀天橋甫及
石門關而趙公携壺榼亦至接武出石關如行成
阜虎牢峯贊壁可百餘武名一線天為洱水故
道石林古色可吹洞蕭亦險阻也出關行山麓四
五十武回眺石橋穹窿如鑿下銜上連絕壑深壑

直洱海之尾間又入關口張坐小酌乃綠鬻石躡
荆榛臨橋口依梁石而過是在兩山輻湊處中空
丈餘水從空中出而兩厓石各上特出丈許其微
不相及處有一巨石覆掩非神力不可致憑虛凌
空可度一人誠然哉天生之也過橋攀鳥道數十
武達樣備孔道是為石橋東厓循厓南行里許尋
所謂不落梅者乃洱水出橋外石厓懸瀉數十尺
衝激亂石濺沫上起如梅花四時皆然故謂不落
梅從者謂夏秋水盛時特奇亦山壘奇觀也觀罷
與趙公先後至德勝驛於點蒼山游覽觀之周耳

楊士雲外館驛記

大理為滇西巨鎮四會之衝

息又南為關門以時啓閉北為二坊刻石著令以
聚列日市肆且示觀也歲久寢廢館為訖已門為
衢已坊惟址已噫其所謂賢之興忽之廢邪嘉靖
壬午吳時川姜公龍以儀部郎中為按察副使奉

鹽

書飭戎茲土與釐振肅敦和於下迺乙酉冬下今
曰廢館南天神祠者巫憑為兜斥之可館也且無
重勞關之不門誰何仰謹為敬樓庶有成乎董役

藝文志第五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六十八

易柯為館前為高閣為中廳為左右廂後為堂為
軒負山面河前街周道衍精而境勝也度暇居畫
處為樓基以崇臺環以石甃冠以女牆下闕為門
上樓為樹勢巖而觀遠也坊並加高石刻如故北
扁曰古梁州城南扁曰文物之邦偉麗而對峙也
肇十月辛卯訖十一月已未三旬成事不愆於素
矣百需有畫不煩公私矣衆胥確說訝倏然得是
觀矣僉曰可記哉以告諸方來矣於乎周禮野廬
氏宿息井樹以寧客使司門與司關相聯以譏
物司市分地日時以逐商賈皆王政不可缺者故
賓至如歸僑則稱之侯不在疆國無寄寓卑干規
陳之不振矣重門待暴備不在豫魯鷄不期蜀鷄
不支以乘吾之使爾闔閭奠賈表道樹風亦體國
固封之攸寓是胡可一日廢邪然則國初規制
之備今日脩復而增大者庸詎非識治者之深慮
邪其所謂賢之興賢之復邪後之君子有壞必葺
無俾斯廢則幾矣役之不可已也
如足夫記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先王城郭遠近郊關之制皆門焉以襲固也葉榆
有成舊矣高皇帝戡定之年命守臣拓之據

復建北關門記

蒼洱首尾為上下關又倚郭為南北關近而少弛今北

固也上關遠而嚴亘完南關北關近而少弛今北

廢矣完則有以備要害廢或有以於寇偷者往

有之近獨可察或兵憲姜公蒞治于茲盜用罕跡

民用寧謐而賊思其憂百飭整整樓南關門復

樓北關門北加壯大跛如翼如與南關相望管鍵

惟謹閉禦孔嚴城若益而高隍若益而深邑若

益安以定蓋北於位為陰有肅之義肅則固弗肅

則疏於象為坎有重險則固弗威則固弗險則夷於

宿為玄武有威之義也茲門之制肅焉險焉威焉

疏而夷而玩啓寇偷也且功多用石固也職焉

皆得固之道焉北之義焉且功多用石固也職焉

之梁亦固也作之歲與南樓同時以冬季月之令

也視功以後所千戶韓相其職之方也推是類以

徵公之他政皆非苟爾已也魯城西郭

春秋書之茲不可以不列為之記云

施昱李公樓記李公樓者太史弁菴楊子用脩之

公敬之以也樓局以名志公惠也曷志乎公惠樓之

進公局以成之也升菴瑄經營中畫者屢也公隸

年矢厥厥宣秋思惟爽瑄經營中畫者屢也公隸

藝文志卷之十一 李公樓記

蜀未幾首念及之遺以百金為菴居飾之費不遠

數千里驛來而樓始克創非公成之而誰也詩云

無金王爾音而有遐心若公者可謂無遐心矣

以不世才魁天下士講金華議白虎出建禮入承

明呼吸風雷掀揭日月海內之士倚為重輕于時

執手論交投情膠漆稱莫逆而發志形者蓋數

也迺今投荒萬里泥蟠九洲畏罪憂謫稜蓬靡定

可嘆矣孰意今之世首有古之人何家也吁亦

榜則異姓兄弟之誼篤以斯文則周急隱恤之情

真空谷足音安得不從然喜也予雖未登茲樓然

嘗誦升菴子之言矣曰巋有精廬在市井草莽之

間其地雲峯掩映水木明瑟烟霞互綸丹翠交曜

者揚子之居也居之左階重屈巍然川有螭山

有龍馬寺有虎立觀有大極四望參差一覽可盡

者茲樓之勝也有崇厥基有弘厥武有隆厥棟有

故歌軒翬如翼如闐如佚如固足以振心而餘慮

者茲樓之勝也有崇厥基有弘厥武有隆厥棟有

故歌軒翬如翼如闐如佚如固足以振心而餘慮

者茲樓之勝也有崇厥基有弘厥武有隆厥棟有

故歌軒翬如翼如闐如佚如固足以振心而餘慮

者茲樓之勝也有崇厥基有弘厥武有隆厥棟有

也君子居之左圖右書前經後史鳴柝扣石獨眺
吟于焉攬天地之奇窮古今之變究皇王帝伯之
業養聖賢豪傑之才以增益其所未能者茲城之
助為多豈但曠目怡神然幽撫勝消思而釋隱
憂如柳子之愚溪聊以自娛者哉公之惠信不可
忘矣然公志在天下國家而升菴子非忘世者也
杜陵有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
顏公之心抑升菴子之心也使由是而出焉以其
得于茲樓者大行于天下而與天下共之否則以
共得干茲樓者大明于後世而與後世同之則公
之惠于升菴所以惠天下後世也故曰欽此大惠
施于四方茲樓成可以惠四方也若夫登高能賦
必有若仲宣題詩上頭必有若崔穎先憂後樂必
有若希文與升菴子上下其間以鳴茲樓之盛樂以
衍公之惠於無窮而非予
之所敢知也作李公樓記

陳時範廣西府築城記

滇是郡為東南陸要害其地東隣水西沙夷西近龜

山巢寇南連路南北接陸涼舊越州土舍夷羅四
面雜處而沙夷尤稱犷悍舊為矣邦生納二村掌
藝文志卷之十四

築土城以朝成化間更置流官知府賀劬氏始
議長策未緣有以請也隆慶五年江右戴君時雍

來領茲土興葺弛張與民同欲於是郡之耆紳段
國賓趙廷相輩得相率以築城告且願輸助戴守

欣然曰吾責也若猶不變賞吾敢愛勞乃毅然以
請於撫院見吾陳公巡院見嵩勳公僉曰宜上其

議於朝制可之計部慮於額貢有妨罷格不行
會宜興雲山曹公代陳公至安肅保守許公代劉

公至戴君復請僉謂邵攝邊隅當扼要害所以限
守捍大成時則錢塘敬亭陳公實掌藩政喜設險之

利與民情之敏有迹也乃考藩帑程課金以劑量
其工值之需予亦自滇泉鑿至獲覆事致贊襄焉

歲辛未夏城役興諸營表面勢鳩工庀材屬課章
程戴守實殫心力衆是用輯和以樂於赴事壬申

冬十月城成週七百二十四丈有奇外磚駢比內
附土石高可一丈八尺基廣丈五尺闊四門以司

啟閉朔望樓以崇觀瞻時則蘭谷鄒公以兵詞
御攝行撫事方虞滇儼之邊也崇德遠畧用勸鑿

御攝行撫事方虞滇儼之邊也崇德遠畧用勸鑿

御攝行撫事方虞滇儼之邊也崇德遠畧用勸鑿

御攝行撫事方虞滇儼之邊也崇德遠畧用勸鑿

乃領命其門東曰拱北西曰獻瑞南曰清波北曰
擁祥廼按許公命其樓東曰澄沙西曰望仙南曰
羣翠北曰聳蓋夫亦因於形勝察於鞏圖之足以
北封疆土旅之氣杜偶荒沙解之窺也是役也木
甕礪銀餼糧之值始請金七千四百有奇已亦僅
費三千可語於事半功信自昔因循久隳之役一
且振舉而一歲成之亦偉矣先是隆慶丁卯高明
州請城予亦加贊可意去行夷阿繡捍首不遠於
廣郡孤危懸警視行納似春秋城築必書至於
王公守國獨致明激江猶有編民得藉衆力廣西
陝徵江並建嵩意於習坎險有所設也茲城
賦具夷寨民罔土著郡之僚佐屬解州縣雖督版
鍾猶將朝夕親勤之甚哉其難也徵羣公執議之
夫檄任之信戴守亦焉就厥緒守近復撫寨于微
括夾糧增哨守聯屬牛叢而責禦戍於土部千百
事城以內管用夾時之意亦如其議為請於兩
臺得可顯斯城者計極廣之龜沙樹一方之雄猷
其尚有講於斯庶幾為毋時中城以屹於長城矣
善文志第十七卷之二十四 七十一

善文志第十七卷之二十四
經督黃世安始書
董役事例亦得書

陳善建武定城垣府治記

在四夷蓋至洪武十五

年克平雲南而西南夷始通道矣于時土酋內附
按土官職事使統其衆蓋脩其教不易其俗古聖
王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
部武定其一也宋淳熙間段氏舉阿而者為羅武
部長凡三傳為矣格元世祖時為北土官總管
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我朝時為北土官孫牙
商勝上婦義能知順逆謙真主使子孫世守忠順
廷方念舊勳錄之有裔何忍遽絕之耶正德間
弄績三世孫阿美改鳳姓蓋異謀嘉靖七年英
子朝文叛附安賊英娘瞿氏守土盡職嘉靖四十
年小人構誣劫印歸男婦索林自此始多事矣瞿
氏嗣育逆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貫巡撫
御御史燕尚書新昌呂公決議剿賊未幾逆祖授
首隆慶元年呂公乃疏於朝請設流官以治之
澤鳳氏族人思亮者世授府歷以承其祀

可隆慶三年思克改鳳曆糾合諸夷謀危城社知
府劉若宗寅同知劉若世彥奉撫臺江陵陳公密

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定亂之畧可常數萬甲
兵信哉先是府治敵斜四面受制隆慶二年冬陳

公因劉君請躬往相度嘆曰茲省會之藩籬滇南
古臂也遷城移府乃可長久題奉欽依擇地于

獅山之麓然工費鉅甚左使鄒公璉曰設險守邦
不宜惜費議既定以三年五月初十日起工訖于

四年十二月為石城者七百九十七丈八尺有奇
城樓者四為舖者十為水峒者七十府治儒學院為

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稷厲壇次第落成
雄渾壯固甲於列郡劉君為民服勞始終勤

事蓋貽之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叅知
羅公元禎分巡憲象石公磐謂茲肇建宜有紀述

以詔來祀往四年之夏劉君屢言以心玩愒城工
難完外患可虞民鮮固左使鄒公覺額向予曰辛

往視工以樹丕績公曰坐經濟堂其旁窺嘗在獅
山左右也予成公志六月攝河海道事以行鄒公

乃擇賢屬為經歷張效賢同知唐致和李盈門沈
恩子令分地併工各願自效諸當建白者同鄒公

江紫文志第十卷之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七十一

建於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立報乃乃飛檄
東西四集攝巡道內公奎又協贊之至歲終大

工告完矣予備員於此又聞之入之言而通論之
曰尚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鄒公太守劉君同知

鄧君武定之禍亂功垂百世者矣何賢乎呂公曰呂
公可謂戡定禍亂功垂百世者矣何賢乎陳公曰

陳公可謂先事代謀又奠安厥居者也何賢乎鄒
公曰鄒公可謂又安疆宇視國如家者矣何賢乎

鄧君可謂盡瘁安集者矣夫城地完固室家載寧
預數君子於無疆矣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

今年四月徭史安肅許公先後至滇軫念新郡允
可以蘇息民瘼者如鄧君請八月許公按部武定

開布腹心懷揀携二夷酋感奮至有願獻土田以
瞻軍者禦所軍士皆分田治房咸有固志此行真

與金城錫池爭烈矣後官此士者知武定為新造
木集之邑其民係瘡痍初復之民六七不子先後

締造之艱則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
入之耿光為吾民者當思朝廷設置官師肇建

城府要以奠安夷民非利其疆土也則當忠順不
二承為聖世之良民子孫尚亦有利哉是役也
費布政司公帑一萬二千有奇文
武官屬有勞得書者皆列之碑陰

謝東山游鷄足山記予少時則聞滇中有金馬碧

金馬碧鷄乃滇人之所望祭而鷄足則釋迦佛大

弟子迦葉之所截修也然金馬碧鷄在昆明池上

凡至滇者近得之指顧間惟鷄足解在一隅亦有

事迤西不得遊又山距大理百餘里非甚間暇亦

不得往予始至滇中適西及至大理野故於

是擬任甫閱月即行適西及至大理野故於

謂予曰待公相攜為鷄足之遊久矣敢請卜日以

行予曰諾且約意副東川張君同往東川以足疾

辭而予猶為詩戲促之已而問左右所從往曰由

海則徑由陸則迂予曰登山而不觀海非勝遊也

乃命有司戒舟楫十月十六日偕野庭早發出郭

六里至海神祠祠前有闕曰浩然指揮其具食閣

上惟時天風拂拂高浪洶湧拍堤一小舟搖曳浪

間低昂數尺變異如此各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

頃澄滄頃刻變異如此各有司之者人固莫能測

也乃揮野庭登舟舟頗巨而朴堅綵幔蒲帆皆具

旌旗鼓吹各一舟從者行厨各一舟翼巨舟而行

少焉海氣上騰旭日東升霞綺練光絢爛奪目昔

人泛海詩云茲遊奇絕冠平生今日近之矣野庭

因問洱海所由名予曰因水形如月抱珥故名宋

人云聞道漾江空抱珥是誤以洱海為祥柯江也

舟行約二十里抵東岸地名勝擺居民數百家登

岸行二里許日將夕乃止官舍明曰發勝擺山

狀傍有小澗藤蔓覆之惟聞水聲潺潺行如欲墮

路險且狹舍輿而馬舍馬而步稍平乃坐輿道傍

多矮屋跨澗上者則水磴也又數十步夾澗皆平

田循澗行一里有村人家夾道居如市壘又行二

十餘里至白接橋又三里至白石崖崖畔有庵曰

白石又二里至洗心橋又一里至沙址村時已薄

暮又二里入山前後持炬火穿林薄間予驕頓輿

中忽聞水聲從空中瀉下如鼓雷鳴問左右曰此

瀑布泉也嘆息不及白日看玩以為恨已而復瞻

藝文志第十一 八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七十三

頭如前然則土人所稱此中磴盤者九彎轉者十
八半從夢中度矣醒後過白水庵又一里至石鍾
寺乃止宿焉明日寺僧曰東下二里許有大龍潭
每潭中龍吟必有老僧入菴者予與野庭步往觀

之潭在巖前幅員百餘步潭邊淺草茸茸水平布
草間僅寸許彷彿若葑田予試踐之浮浮欲陷下
僧急止予曰昔有道人幾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
忽水湧高數尺道人幾不免予曰是真有物潛伏

不飄犯耶行二里至龍華寺夾道皆古木樹衣登
絲者多取而佩之會庵一里至雲海庵又一里至龍
祥寺又二里至海會庵一里至雲海庵又一里至龍

皆稱架閣下飯畢行又五里至迦葉殿土人及寺僧
盤陀石上可坐十數人東有楊真人洞洞在巖畔
陡絕不可至出殿後東行一里許穿深谷而上綏

步支離行二三里凡數巒而後至梵率庵又二里
至銅佛殿殿乃近歲所增脩莊嚴甚麗予與野庭
共飯罷予擬宿殿前之東龕野庭擬宿殿後之高臺

音閣相去一矢許時天未暝乃同步殿西之高臺
憑欄送日指點西巖幽絕處乃登觀音閣視野
庭止所復踞閣前虎石俯眺懸崖蕭詠夕之而散

石罅落手投足始得進步如此二三里至普光殿
則山之絕頂也絕頂有塔四望見是山之形前出
三支後出一支誠若鷄足四趾然西望點蒼隱約

與是山高等而點蒼實高蓋彼積雪而此無之是
其證也西北望見一山純白色狀如屏風高際天
橫亘數十里予指謂僧曰此豈非雪山耶僧曰此

非雪山也然據古漢志麗江西北有若龍尺一名
雪山雪貫四特王立萬仞麗江西望之若在咫尺與
松耶還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而僧未之

知耶還諸山相接豈予所謂雪山者固是而僧未之
棕松仁蒸栗皆佳品予謂野庭曰此筭蒲鱖也為
之一飽乃行遵山之後趾行二里至虎跳洞又一
里至舍身崖又一里由西巖穿石峽而下巖畔有
仙入石棋枰三十二子亦具峽徑多流石歷落擁
足下步欹側不能自持與野庭各手一節杖側足
下皆絕壁橫通一徑予與野庭各手一節杖側足

而行下臨大壑紆徐十數里曰桃花箐望之若平

燕又一里許至曹溪庵惟老屋二間三僧居之中

有佛像右禪榻左爐竈予與野庭並坐榻上一僧

取曹溪水奠茶一僧立榻畔說因緣茶罷行一里

至八功德水又一里至華首門則如葉安禪處也

蓋石壁深入丈餘高十餘丈廣如高之數又其上

石出二丈許如飛簷故謂之門正中有佛像左有

磨崖字刻二處遠不可辨問之乃石王溪王卓峯

二公所留題云又一矢許還至銅佛殿直下玉皇

閣乃折而西行十餘里至三角坊桃花溪乃遵山

一足右趾起而行又十里至傅衣寺釋氏書稱釋迦佛

藏而并傳衣鉢使傳焉此寺之所由名也以正法眼

至福圓寺視他寺為宏麗又三十里至賓川至則

大雨如注移時乃止野庭笑謂予曰此雨可謂知

時矣假令當前二日寧不敗與耶予笑曰昔衛雲

開海市見韓蘇二子邊修其說以誇人以今觀之

汎海而風乍息出山而雨始來事固有偶然者不

足為異也明日至下關又明日至大理予惟昔釋

迦佛生周昭王之世而迦葉為之大弟子是時滇

藝文志卷之十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得七十五

中為西域之境未與中國通也故迦葉得先占鷄

足為道場及二十八傳而至達磨持迦葉所傳之

衣鉢以入中國六傳至於盧能則唐之中葉也而

其時南詔尚建號稱王與中國抗天下雖知有鷄

足之名然以限備之故勝欲遊而不可得方今華

夷一統南詔為衣冠文物之區國家財賦之府

四方遊鷄足者踵接而至吾輩守官於此令行禁

止事少掣肘之患而身無鞅掌之勞又得甚暇之

日相與振衣躡屐窮極幽遐之境斯不亦大幸耶

是遊也野庭在山中已屢從予記及還大理中溪

亦以為言予諾之而因循累月未就也今歲五月

東巡至曲靖卧病經旬起病無事乃取山中所割

漏錯迨今將錄一紙先寄中溪為是正俟改定之

後錄寄野庭庶幾不忘

一時同遊之好云爾

吳懋點蒼山記 點蒼山高六十里南北延亘百二

萬頃為之襟帶是名葉榆水點蒼如列屏內抱榆

水如王環匝遠與區奇甸海內無雙若夫托庾兌

以正基蔭蓊參而曜岫魁奇變幻如龍馬行空鳳
鸞聯翼其靈光燭日翠嵐薰天玉雪縵霄鶴雲流
采如銀世界峽澗懸瀑壘嶧承流又如玉虹牽飲
自天而下夏秋之交山腰白雲渾如束帶百里一
抹絕無參差昔人詩云天將玉帶封山公言天巧
也崇顛戴雪千古不消漢書謂山如扶風太乙之
狀五月雪霜皓然者是已古今人語之有曰飛來
碧落千年雪點破蒼山六月寒又曰陰崖猶藏太
古雪白石一化三千謂善名又曰鑲銀屏風十九曲萬
家樓上開西窓可謂善名又曰鑲銀屏風十九曲萬
璇淵碧樹潭開水鏡纖芥不容石葉飄枝鳥輒啣
去絕壁四立神龍攸宮中巖草石之氣皆作旂檀
故國八百招提相為璀璨瓊臺朱闕並日月而玲
龍八柱五芝凌雪霜而凝特海旭初烘林霞半爨
紅朝暈彩素面改黜瓊枝影裏爛陰映于彩雲翳
翠璞中露璘珣之玉柱連入勝侶陟降從容履重
險而不辭過靈巖而信宿則有應樂靈峯最堪羨
越每宵而傾聽奏天樂于虛空疏滌心塵依稀耳
順氣閒體靜世事都稍目牛無全投刃有裕此則
山川之助人匪直恣語樂以終日而已緬惟衡山

藝文卷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七十六

如陣雲九向九背廬山如香爐九疊九派太華之
奇不遇三峯巫水之美止于二六嗟茲山之獨妙
與榆水而相依水石總而纏支山若嶙而垂臂仙
都倒影蜃樓融結于斂宮雪巖岳光替筍飄蕭于
水鏡圓墜墮地而山月圖芒碧練拖江而岫雲寫
影又不啻烟中之九點海上之三神也禺山張含
有長句其畧曰櫟榆三百六十寺寺半夜皆鳴
鐘點蒼山勢極截葉散花照懼金銀宮丹椽翠碧
九萬丈直走列戟何從龍樓東望海不可量滄洲
玄圃通帆檣海水盡黑海月白山樹常青山鳥黃
波溥傾洞感城郭水香南流水交連吁沱塞兩關鎖
瑟奏十八溪流春水夜南流于連沱沱塞兩關鎖
鑰牢封疆雄虹散彩下紫落三橋玲瓏千尺強白
龍天矯不可當奔騰直上無何峒榆水之東有鷄
足山則迦葉入定之所南有畢波羅窟則阿難結
集之處仙人冲舉之石應真飛錫之區阿育舊封
觀音七化比玄聖之所幽憑金真之所敷戲宜其
法蠶振響理馥揚煙挹象外之玄珠而無生之妙

契者矣

鄒應龍通靈洞記 夫物有秘而必彰事有開而

迷郡名 皇輿創始音稱之美孰敢議之頃予

以綏遠無良致勤甲士惜郡氓心實端揣思無

道以永戢蓋往愆會羽書暇偵報郡南有崑穴

數處舊為逋者藪予乃輕騎率帳下士縱獵其

場大蒐之山蹊壟畧步行且艱至一洞懸石崖

崿詭譎週迴樹根盤孛蚪結條上造霄藤蘿纏

挂覆如蓋圖畫所不能盡也下有水湧出分兩

派注之溪會歸盤江馬洞門橫可容三四人不

去戎服佩珥俯俚入列數炬前導初入壁逼

下則水石交砌足蟠踞徐捫壁登一石蹬力躡

之上頗寬敞而懸石柱數四垂者倚者植立者

變態疊出地皆沙石水痕鱗次氣蒸蒸如鬱冉

歷十數步則一孔豁然透天日心目即爽朗又

旋繞之如經數堂宇一處更高廣仰視之狀龍

蟠鳳翔鍾鼓懸列紆舒屈曲珠纍乳滴浸淫燭

蜺鬼怪駭異真奇境也南崖下點渺漂沓火燭

之則見橫流洑湧波驚浪躍決如奔馬淵忽瀆

瀑杳不可測志所謂以石投之深而雷鳴者也

藝文志第十一之 合靈通志卷之十四

七十七

遂由故道出距巖而立反顧醒然如得問其名

曰龍洞左傍石有標題曰南洞咸謂距此有洞

三皆無此奇予俯而思之景與心會乃進郡守

羅子星謂曰此洞名無謂夫有物有形名以形

立斯為稱情茲洞也在治之南地為離方冷然

中空靈源貫注一竅天開殆猶人之形合以神

通造化也曷不以通靈名之造化之秘今其彰

乎郡之以靈明著茲非開先乎羅守欣然對曰

唯唯夫郡名迷實未迷也迷以形靈以神也然

人之靈非山川不鍾山川之名非公不彰造物

命學書

時前軍鼓譟震天歡聲如雷蒐者執俘凡一百

一十有奇遂繫之後乘子厚賞偵者整轡言旋

山佳賞者希是迷津也公身率諸大夫士迅掃

氣侵自是士民安堵而樂業家鄒魯而身孔孟

山川効靈自古常新所謂發蒙解惑未足喻也

命學書

羅元楨橫山水洞碑記去會城而西幾三十里爲龍院諸村村允八村之田

允若干頃田稅歲輸縣官允若干石村故枕山而襟水水即昆明池也池抵村地勢隱起差其傾倚

狀可立上游走丸以故池水不可逆引而仰溉村之負山而田者無論愆陽即旬日不雨土脉輒龜

裂歲輒不登中歲他境稔而茲境不厭半菽民苦之村迤西三十五里爲白石崖崖故有泉其山形

隱起則又高龍院諸村什九度崖泉可引而東以灌然橫山墻立於前岸然峭阻先是議鑿山之凹

爲渠引泉踰山而東乃其山石脊而有土麓石堅不可鑿議鑿其麓自西以跨於石五而有八丈村農

合力率作紛若蟻自營垣踰歲訖無成績方伯敬亭陳公以省耕至問焉衆告之故公曰茲吾事而

以疲若等吾爲若成之乃謀諸同寅計其費可三十金移議御史臺報可公檄掾尹德先何獻榮劉

佩先後繼董茲役田德先汝往視既鑿相度規畫以樹爾功洞可高五尺廣二尺斷木如高廣之數

下其工之直以廩焉曰獻榮汝往率德先功曰佩汝其嗣德先獻榮以督諸役之力者不力者已入

檄舍人袁應登佐以轄羣工應登簡工之不習者請以礦夫代公可其請召朱楨輩二十人以屬

應登余時泰藩政同公往視指按向道分東西鑿鑿幾半而道不值予當入賀行念前功恐或棄之

者公請于撫臺曹公雲山巡臺許公保宇僉曰政在利民毋惜費毋憚勞其往督諸掾役毋隳前功

各捐贖金佐工諸掾役矜奮如命道果值寔隆慶壬申之二月十一日也邇始事庚午允二歲易掾

董役者三掾以直盡告者五告即議發先後五發帑發百有十金而訖功敬亭公曰吾可休矣公與

時不甚合久欲乞歸會水洞未成而未決也明日遂謝事去獅岡陳公繼公愈益振策諸掾役尋以

成功報靈竅朗闢洞中可儼蹇行公復起掾尋源引白石崖溝山腰連山奄亘得泉二十二道蜿蜒

紫紆四千一百八十三丈廣盈尺深踰咫泉抱山而東赴若帶而縮若白龍挾雨偕山勢俱來若玉

虹下飲潛入洞口由洞而東出噴薄淪漣漉瀝而渠分村之耕者需濡稼者需溉植者需滋駐者圍

者需潤不雨而澤不禱而免於旱稿民甚便之而

藝文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一

德諸公之功乃歌曰橫山之麓可羣可田白崖之
泉可引可沿山麓可鑿伏流潺湲茲麓既開不涖
不顛漑我稼穡充廩盈廬我公之績億萬斯年曷
如豆之以輸我虔適鄒公蘭谷來代曹公鎮南服
聞所天歌予轉今秋侍公之側語予曰古諸侯采
風貢於天子天子受之列於樂官今民謠不頌於
樂官亦觀風者之所采也子職臬史曷采民風予
受命因敘其顛末喜諸公同心胥成而又嘆諸公
之遠識焉滇故金方境饒金銀氣鑿山求金者所
在霧集山崩乃壓馬徽外蠻夷中產珍石采色晶
瑩石故產于井二物者寒不可裹繫以入往塗多
中亦大艱危矣夫一物者寒不可裹繫以入往塗多
冒險浚求而五穀者一日不得則饑寒至利澤當
前貌不起事惟上所率之耳語曰明君貴五穀而
賤金玉乃自古記之矣諸公蒞滇開以礦告輒報
罷而寶貢奉詔停寢至稼穡所需即穴重山匯
斷流發帑鳩工不靳功不成不止蓋視民所天不
寶玉而珍不燕金而貴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昔周
以農開國周召字家法以綿遐曆周公賦豳風以
諷王而却越棠氏之貢召公姜裳以勸農而告王

藝文志第十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七十九

則曰不貴異物賤用物諸公之遠識周召之遺矩
也鄒公名應龍字雲卿長安人曹公名三揚字子
泰宜興人許公名大亨字貞甫安肅人皆起家進
士歟歷中外大有功於滇人異日太史氏有傳
亭公名善字思敬浙江錢塘人獅岡公名時範字
敷疇閩長樂人同嘉靖辛丑進士四翔滇藩臬間
皆三任善政未易
更僕數茲其一云

高封遊九頂山記
雞足約雪屏趙中丞以初春出遊

日中丞遂從趙州東山迤邐而行運路崎嶇不
策馬就山家午炊暮止梁王山際曉登九頂寺
壁結構如蜂房鵲巢及登之則皆宏敞鉅麗下
幽絕篝燈對酒各成一詩夜半聞踏石下壑有
如砲烙聲則曙色晴嵐掩映松杉可喜可愕之
不可枚數乃援椽升古佛洞燃燈僧澄碧者進
麵羹食而甘之碧曰構閣鑄像爲力甚勞懼後人
不守又買田四畝在山下計十六坵乞惠片石勒
之余曰若余既遊雞足明年爲嘉靖
癸亥碧始來訪余因書其故以貽之

李夢陽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

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

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

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

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

羨山欲徙之蓋卒不遂眉山今其墓在郊郭之間

曰小我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

周子自蕪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為邪

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

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

不得主邪嗟乎古今入用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

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

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

崩湍激石兩崖孤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冷然金

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

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

其泉石巖壑之佳要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

置勿論且廬山其志矣為者邪顧卒幽抑不見于

世今公際明天子核如嚮用功著龜徽顯名四

藝文志卷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

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搭水屋坐石磯

不一再吟肅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京洛

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

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

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

言優游堂記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

舍也頽而為古之優游者爾然業生吾堂矣李何嘆

之感然而嘆曰噫舍乎張生曰先生何嘆

也謂舍竭精以探曠邪守藝以俟庸邪艱關險阻

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驕驅既羈世網終

嬰之邪抑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

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

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

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

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矣矣言君

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

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

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

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舍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是以自高斯空谷逍遙之計非爾公爾佚之招也何人也然猶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安如山點蒼山記

嘉靖乙巳余官滇臬巡金滄乃

峯巒杳靄川原澄碧左右應接不暇乃擊節嘆曰往哉此山水也蓋圖刻以進披之欣若真契圖者李蔡二題識初無名為名曰蒼洱圖顧茲地諸山水俱佳而妙尤在十八溪各源于危峯絡石經丘而卒會歸于巨浸宛若玉虹羣飲自天而下亦奇觀哉圖與題識似猶畧焉乃更為表之嗚呼尼崕以孔孟勝夷嶽以朱張勝而秦之輞川蜀之浣花越之西湖江左之滁陽則又以王杜歐蘇諸公勝若茲蒼洱形局塞而險峻而整風氣雅而輝潤景色幽阻而不逼遼廓而不荒卓為與區神臯伴居土土與諸名勝未知孰為軒輊乃托基荒微久為藝文志第之二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豈段氏諸酋之所竊據而污曠之

徐中行西南岳鎮堂記

先王方制萬區封山為鎮

惟南其岳曰衡梁奠其隅岷不稱岳蓋其鎮也微外則荒服蠻流君焉漢改梁置益東北背勞深靡莫夷屬西南有滇池自戰國屬楚以名金馬碧雞之寶則聞于漢矣唐藩鎮不共失于南詔蒙氏偏據太和祠西洱海以中岳封點蒼山如昆侖者曰者曰東岳偕也如此遙沒蠻方又元立高皇帝梁王君之今雲南府是也其負固久矣高皇帝平天下十有四載百蠻稱臣奉貢獨此不賓躬覽輿圖得阨陬乃以三十萬衆百日而滅梁遂克太和等路蒼山河海自昔稱雄而立諸司于此為地尤重故也故命西平開鎮府且聞進圖狀帝意甚梁故宮為藩司當其前折府路而旁出帝意甚深遠矣凡鎮臣獨此世居其為鎮最久已設巡按修監司慶讓已設巡撫總帥軍旅稱藩攝其間岳牧方伯之職也寔為方岳之臣相杖為鎮也重

矣堂鎮于藩舊名經濟易以今名錢塘陳公新之也建者莫詳將二百年梁棟傾袤不附其棟榻腐者什之五中梁將絕而騎危衡廩稟矣南榮三間建水去地丈許軒堂益庠且將撓折焉隆慶之元圖繕不果蓋從俗以長自楚記之矣多鄙夷之純用夏以治舉羸匪病孰能不重違俗東北親之孰與爲理乎公自三年六月爲右使明年十月請告不得去又明年三月爲左使八月在告又明年二月歸志在亟去矣前是軍門修臺役苦歲乃奏記睿睿爲謠俗請休傷財勞民因所甚隱也遷闢邑居增設置郵關堡未嘗少惜以爲民耳當右使時更南榮將毋而爲左使次月繕堂增庠加石鼓于址及五爛焉改觀豈喜輒作余聞其語矣蓋曰臣而盡職雖之蠻夷不棄夙夜匪懈一日敢不業官矧當藩服居且三載乎撫仕而家莫不美宮室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未聞垣屋故不治今後世師儉者國不如家非善敢知夫高車先自楸始廉遠地則堂高等威所辨胡可儉也始者不

藝文志第廿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十二

八十二

壯麗而令加于後尋安其簡陋不知國儉則示以禮若茲藩司爰屏鎮府充當羣飛鳥萃左金右碧滇秩秩如也以奐斯可矣維岳峻極降神牧伯以翰王室蕃宣四表可削廉隅而自陵替者乎故修之便且易名以志之未成在告右修居舍踰月畢又左修理問所次年甫畢公行各自爲記蜀余記此公于民米鹽罔不精商功程物之審督學修署則然矣此工民若罔知用庫官劉佩朱涇督之費帑金百二十兩木工十五人擾者三之一其役輿臺隸屬軍夫倍木工而已成仲冬之望父老外蠻頌曰是堂赫赫有茲牧伯爲民所瞻

陳善九龍池溝道記

由下關取道永昌皆崇山峻嶺鳥道紆迴絕類貴陽自關

坡而下平原博野四望如一周道逶迤抵于郡城蓋西南一大都會也城西南隅有龍泉山山下出泉爲九龍池幅員僅畝許清冽見底晝夜沸騰流沫三十餘里循池而西積土築墾墾由南海以資溉灌先是分爲四十一號以通遠邇均既洩然土性善崩潰決莫固弘治正德間先任憲副林公某

議甃磚石自二號至十四號業已就工後因陞代不常無繼之者每橫泛流溢沮如爲患前已修治水流不盈溝澮旁達農夫拱手西成晏然其未復水利兼受水害及遭時旱乾農不耕收時粟匱缺官租私券懸磬待盡蓋自正德以至於今其患非一日矣隆慶元年鄒陽鶴山鄒公備兵此邦冬十有一月軍民陸景春等陳牒臺下以修甃溝道爲請公曰吾受命於朝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檄先郡守浦江張公暨指揮趙袞傳詢鄉耆黎老以求至當議既定則以白於中丞江陵陳公議行公乃之利也脩墜典恤生人流惠實多俱如議行公乃動黑白甃六百四十兩有奇實行指揮趙袞及時鳩工範磚採石起十五號止三十六號甃以城磚邊用覆石灰土預輔沃以糯糜荒石內列錯若碁置又山脚一溝都流匯合土壅沙塞患在咽喉乃隨地之高下以濬溝築閘三座以殺湍計費一百三兩公不特經行稽其贏縮又益工料一百二十三兩厥功告成一望如截汴源達委會爲安流遠邇近圻無不如志迺三年之夏適省鹽隆也邦晏然悉民謳歌枕卧待獲蓋數十年所僅見也於是士

藝文志卷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十三

民喜相賀曰逝彼流泉公爲治之終年阻饑公粒食之維茲蕪穢孰理之於皇新奮孰誰開之公闢書院髦士以興公清庶獄枉抑以伸節議里甲民無濫征清理屯田師有餘糧荷公之功沒世難忘於是鄉大夫霍公薰輩述民之歌屢促子爲紀德之碑嘗聞自古爲國以水事爲重故臺駘宣洩洩障大澤帝用佳之封諸汾川鄒公舉數十年弛廢之業完二百年未就之功所以安養斯人遠矣吁斯池也使在朔方西河汝南九江作史者當敘入河渠書修渠之功亦宜與西門豹鄭國並傳矣今在西南遠徼誰知之者自今永昌稱沃野無凶年漸致富強鄒公之功也是用假辭勒石以詔來讜經始於隆慶二年四月迄工於三年十二月爲費八百六十餘兩修完溝道七百八十餘丈效勞官員如指揮趙袞衣車渠萬彙谷印路九萬千戶陳訓耿星劉昌齡辛鳳李世勤侯度百戶戴翺劉良臣劉彥珙鎮撫劉必興陶表皆得備書云

鄒光祚打牛坪行臺記

事有關於制置之大有繫於

治體之嚴者因地之陋而畧其防非知治體者也

窮陬下邑必狃頓宇以候兩臺莅止焉蓋總憲度

於一方樹風裁於百辟所以壯其威張其聲者其

用遠矣打牛坪道永昌所必宿留者乃以其陋建

置未備憲節止傳舍守巡則就民舍居焉簡陋甚

矣夫代天子遠覽以理諸治而無攸芋之所佩

明章軌物哉况坪又武侯所嘗駐師而教人所修

其政備其物樹之風聲子賁也於是相坪之西得

勝地而夷其窪勅匠師繕治之又益以故材百爾

經費取之贖金而民不知也乃專以千戶劉昌齡

董其事不三閱月而院成焉蓋隆慶已巳之冬十

一月也前堂五楹室稱之門廊庖福無所不具雄

麗殊甲於他所云時惟內江見萬劉公獨持風紀

首事金騰乃適及其成而駢節焉諸所建定以庇

覆斯人者莫可勝紀亦異數哉分守心泉曾君分

巡豫吾王君謂不可無記子固人之陋者也誠

宜記是乎夫孔明風禰王佐苟乘昌運以展龍驤

之志卽伊呂無多讓也乃會炎漢之盛餘而阻疆國

之巨敵東奔西逐不遑寧處吾際際聖世神靈

一繞易荒服為文物一信一宿咸如公寢有一不

備猶得以其餘力繕治之視侯之幢惟茫野何如

藝文志第廿一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十四

也子蓋籌盡吾之瘁以報稱之未得焉後之人陟

此臺也不有心予之心而仰揖武侯于千載之上

乎侯南戡不毛助勦棘矣然猶卹刀吶者之罷而

教之打牛以代鋤耨吾儕俯太平之民從容宣暢

宜若澤群產矣乃今卒伍射僕夫之役蒲囊草屨

于子若孫至於老死而後即休其暇侯勸農之初

心何如也不有仰武侯之風而義安其民於千載之下

臺也夫職隳於上下之攸轂退舍於古人之轍跡

乎嗟夫職隳於上下之攸轂退舍於古人之轍跡

以陋自諉也况今中丞見吾陳公侍御劉公奠安

亦庶幾乎可以遠其陋已記成質之憲副約所未

君朱曰彰往哲示來今宣上德達下

情有關於治體大矣遂刻之貞后

徐中行橫山水洞記

古梁州徼外禹疆理所不及

漢時且閉昆明帝於長安穿池象之以習水戰後

雖為屬郡恃其旁池肥饒多畜產之富安知泉流

灌寢所以育五穀為通溝實以備旱計也自成義

侯造起陂池迄元咸陽王革復為陂池及屯田求

源洩水始知蠶桑明興方伯陳公乃開昆明橫

山水洞洞在縣西鄉源自城西清水關外龍泉匯

為軋海子東行八里為白石五十五里為橫山龍

院等八邨軍民墾田四萬五千六百餘畝其地

高平比之峻峻緣厓磳石不同泉流不及早為焦

土有可用溉則沃野也嘉靖乙未李文溫等開至

導山七十三曲為水九十三條邨橫山止於石丘

隆慶已巳大早楊應春等鑿丘為東西洞約穿三

十丈未穿者如其數四月公以右使治道遇之其

徒纍纍告疲公憫而省其山以請於都御史江陵

陳公御史內江劉公咸曰此功一成為萬世利乃

命官興工洞高廣各三尺有咫董董容一人反身

躬瞭以鐫用二人遞畚所鑄而相直初以九旬為

解焉聲冲若咫尺東西竟不相直初以九旬為

藝文志卷之二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十五

期又九旬公乞歸人懼弗卒公曰噫乎泰山之雷

穿石漸靡使然也人而鑿空其弗然乎以舍人袁

應登視之乃用易門曠夫二十人明年三月公為

左使工周歲弗給請於都御史宜興曹公御史安

肅許公咸曰功既垂成費安惜乎給之如初九旬

又請公謝事不以請右使長樂陳公攝之又借公

帑以給曠夫馬廷弼乃止其西從東又明年二月

八日長樂公代為左使公曰去志久矣為此水而

止今未卒業幸諸大夫圖之敬諾越三日公出祖

數萬人泣留遮道忽傳水洞穿驢呼若雷而神之

公曰亦偶然爾且謂召伯之名以傳曠夫繫之一

年良苦西鄉萬夫粒食二十人汗血耳其補助之

勿緩官終事者車副使劉保應登雖舍人勞甚其

論賞宜優為具奏記倦倦授長樂公而行凡用不

滿三百兩為日六十五旬餘蓋費省勞暫利鉅而

貽之休者遠也民共立祠橫山屬余記之徐中行

曰滇之廟祀自成義始亦有咸陽豈非陂池之澤

乎史起論西門豹之未盡起亦徒利導之者耳奚

有蜀道之難若冰之鑿離唯世傳蜀江神有之乃

水精誠所致橫山不下離確公每旦必齋禱雖舍
人亦然洞穿與行會偶然耶滇田號雷鳴者匪雷
雨周秋八邨之有龍泉沛若雷雨矣允惟岳牧寔
代天工以百世祀豈成義咸陽盡之乎代公治渠
股引盡屬長樂公率土如兩公者可無凶年憂矣
公名善錢塘人長樂公名時範同舉嘉靖辛丑進
士先後八年于滇迭為
左右伯成是水功云

鄒光祚永昌里社義倉記
永昌古哀牢國視今寓
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

夷雜耕田無則賦而又魚併於有力者之家是以
豐者餘糜肉而約者或不厭糶糠且不謀朝夕無
蓄藏徒以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攻者相與貿遷平
旦側肩雜糶於市乃可給晨炊每時未及麥豪戶
輒困貯以延厚直而不執牟利之人愈益騰糶焉
里巷狼顧則叫囂鄰獨鳴於官官使吏治之亦莫
人人鼻也先是兩臺聞而閱之檄有司發帑徵粟
以備出貸惠甚溼也而轉相徙鬻不免騷動利未
必佐急於民而先售之舊矣詎不以公私俱罷哉歲
嘉靖甲子泉州隅齋王公春復以公私俱罷其地

藝文志卷之四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十六

閱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論義倉法與朱子
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老子弟而質成
於鄉大夫定泉吳君崧乃籍民可出粟者以戶計
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廉得廢舍
基為庾廩貯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年歲告
歉即發糶而賤其直然直雖入而策後之議猶復
譁然或云姑生息以行之或云貯必浥又云頒則
民且負若貸而守者為尤難計人人殊莫知筮決
而予始榷監司之命來則與郡守張君元諭謀
張議買田以長其惠事半復遷去而予適以其直
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腹者而定其租額適巡臺見
嵩劉公按其地復為議歛散之法而授成焉吾知
時散則無浥矣善歛則無負矣官治之無出納之
奸矣然則倉其永惠矣哉雖然有說焉夫倉必曰
義倉田必曰義田何哉獨不可以繹思乎蓋義即
孟子所謂命者是焉先王思以此養人之欲而制
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為見而罔識有義與命則
約者徼非分之獲而苛望於人豐者必淫泆其心
而不窮其欲不厭祗見貪與吝之為交而漸漬以
入於統也雖有粟博得而食哉今吾欲人之約者

約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罔市於時以階厲心安於彼此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至皆義人入貝足而穀不可勝食矣奚倉與田之弗也管子謂倉廩實而後禮節興予則謂禮節興而後倉廩實此正撫臺見吾陳公奮儲鄉約並行之意真惠之博大而悠久者也爰復純正於藩臬諸公僉以為是遂書以登於石是役也始釐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朗今陞楚雄守張君澤與已繼泉翁趙君龍署事提舉楊震宇同知孫輔和縣羅廷賢成事者今太守闕君繼禹同知孫輔和縣羅廷賢也諄慮周遠以相其成者則鄉大夫邵君纓泉惟中霽君二梧薰胡君洞泉景與石君東伯雷李君雙梅昂都閻趙君明臣也其輸粟之鄉耆義上與指揮之有勞績者不勝載載之碑陰

方良曙重濬海口記

粵稽滇池之勝自戰國時屬雞東西兩山夾護商山北來而環衛于前中列一

藝文志第之 雲南通志卷之十四 八十七

兼海源洛河諸水匯為巨浸延袤三百餘里軍民田廬環列其旁而洩于其南稍西一小河又折而北不見其去故又各填海云是海口小河寔滇池宣洩之咽喉也疏濬不加每歲夏秋雨集水溢田廬且沒患非渺小先年當事諸公率多裁成海夫有編開空有期為民之意亦既發矣萬曆改元癸酉關中少司馬蘭谷鄒公來撫茲土偶值霽雨連旬滇水泛溢軍民甚病公用憫惻激下閭司行經歷陳子指揮與工開空凡廿餘里調集指揮例築壩開水分段興工開空凡廿餘里調集指揮千百戶若干員夫役萬五千有奇竹木麻鐵器具工銀約費帑金五千有奇而一壩之費遽至千金惟時鄒公復行藩司議明年河中養齋郭公按滇亦謂事關勞費須詳議其秋余以承乏左轄至適東西用兵之餘斗米銀至三錢軍民勤食洵洵棘且兩臺節財恤民至意不可不仰體也冬暇親至其地謀及齊吏謀及士庶謀及父老而廣詢之迺知滇水從出之口牛舌洲橫于前龍王廟洲塞于中此全省水口風氣攸關蓋奇勝也土人咸指故道水由洲左豹山下行十之六七由海門村旁

行十之三。四今左流纔一二耳。況下有螺殼黃泥，二難之。淤冬水落而背露，春水涸而龜昂，故工所可加。而豹山之下，尤宜深濬。壩舊築螺灘上，可勿循。越又明年乙亥正月，適同年。江近溪羅公以屯田憲副，巡昆陽。余亟往迎而咨議之。且見二灘經流欲絕，羅公因力贊曰：「螺灘之霸，不必築豹山之下。必宜開議，遂決復請兩臺。俞允疏濬一做，撥突之法，且併龍玉廟而新之。爰命雲南右衛指揮原任霽平守備孫子承恩董其役。雲南府通判勞子日積督之，調各衛所州縣夫什之二。乃孫子則固分文布工，論方驗日工，無少曠。馬踰月而工竣，寔三月哉。生明也。水復半由豹山下行，而螺殼而黃泥無復少阻。工費官餼僅四百餘金。視陳子王子循舊三年開挖，不啻省什之九矣。孫子請勒石如故事。余曰：「嘻，是奚足哉！他日請之，再三辭弗獲已。因憶是役，非兩臺之憫恤，孰與肇始？非羅公之明智，孰與贊決？抑非得孫子之勤算而董之，又孰與綜理之甚密，而迄工之甚速？邪？傳曰：「仁者講功，兩臺以之。又曰：「智者處物，羅公及孫子之謂也。乘思集而忠益，廣用力少而成功多，卽此小役，可以

槩大矣。後人觀此，其於興事攷成，當必有劃然默會於中焉者。遂書以遺之。鄒公名應龍，郭公名庭梧，羅公名汝芳，皆起家進士。余爲新安方良擇也。

